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4nB313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

清 智說　興磬・興斧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次
  - 序
  - 上堂
  - 小參
  - 示眾
  - 法語
    - 室中正訓
    - 示蕭小翮居士
    - 示蕭虎符學易
    - 示侍子中通興磬
    - 示趙眉魯興翱字藥雲
    - 示魯兩吉興準
    - 示即幾興偉
    - 示山足興斧
    - 示中千賢監院
    - 示非渠會書記
    - 示即幾偉侍者
    - 跋宙輪宇矩說示山足斧
    - 命山足斧為浮山監院
    - 示當人鑒副寺
    - 示瑞如
    - 示喪偶老宿
    - 示侍子中履
    - 與西峰蠡測澥靜主
  - 偈
    - 示劉若孩居士
    - 示王若先居士
    - 示梁懿孫居士
    - 示廖生公居士
    - 示陳高也居士
    - 示梁山甫居士
    - 示非渠會

- 示即幾偉
- 示山足斧
- 又命斧住浮山
- 為蠡測瀣維那更字
- 除夕示中子興磬
- 示當仁鑑副寺
- 示焦泉澄知客
- 示洞先山侍者
- 示還子徵侍者
- 寄芥菴璨并杖人全錄
- 示襄藏蘊侍者
- 示王青蓮法名興詢字南指
- 示林祖涵法名興雷字蟄協
- 示魯維參法名興參字靈注
- 示劉兆公法名興奉字曉藏
- 為劉寒竹孫取法名法周字華始
- 溪示
- 示學者
- 棲霞和尚新定天開巖遣僧展拜兼禮笑大師龕
- 禮遠公塔
- 寄孫魯山居士
- 寄吳湯日居士

◦ 自讚
- 首山賢監院請
- 雙嶺淵西堂請
- 蠡測海維那請
- 非渠會書記請
- 即幾偉書記請
- 浮山斧監院請
- 當仁鑑副寺請

◦ 像讚
- 血畫接引佛
- 彌勒佛
- 達摩
- 觀音大士
- 蒲團像
- 送子像
- 壽亭侯

- 鼓山永覺老和尚
- 天界浪老和尚

- 佛事
  - 七祖塔拈香
  - 石頭遷祖像前拈香
  - 鈯補處縣天界老和尚真拈香
  - 天界老和尚生辰上供
  - 臘月十三日七祖忌辰上供
  - 臘月二十五日石頭遷祖像前上供
  - 正月二日七祖生辰上供
  - 二月二十三設潛夫府君位上供
  - 母吳太恭人忌日燒香
  - 笑峰和尚龕前拈香
  - 起龕
  - 紹宗堂為笑和上設供
  - 笑和上衣缽塔成設供
  - 為不釐務芝穎化禪師起龕
  - 舉火
  - 設供
  - 移鐘版上中五堂
  - 為泯菴心維那起龕
  - 舉火
  - 入塔
  - 為曇白御禪人起龕
  - 芝穎大師忌無門師設供請于塔前拈香
  - 祈雨拈香
  - 為知客幻菴慧舉火
  - 為侍者夜露舉火
  - 為大覺菴知客元長入塔
  - 九月初七日天界老和尚忌辰上供
  - 為幻菴慧知客入塔
  - 荊樹下建新禪堂上梁
  - 藥樹堂成挂鐘版
  - 禪堂安文殊菩薩拈香
  - 聞三宜和尚訃上供
  - 竺和尚訃至設供
  - 小年供西歸日送眉菴秀和上(木主)入祖堂
  - 設供

        - 掃廩山忠祖塔
        - 掃壽昌老祖塔
        - 掃二世見如老和上塔
        - 為竺菴和上設供
        - 為雙峰和上設供
        - 為其天和上設供
        - 到長慶為空隱和上設供
        - 掃鼓山永覺老和上塔
        - 報親古航和上塔前上供
        - 到武夷石屏掃東苑老祖塔
        - 東苑老祖像前上供
        - 廩山上梁
        - 天界老和尚生忌拈香
        - 嘯峰大師訃至設靈炷香
        - 天界老和尚周忌拈香
        - 先老和上忌辰拈香
        - 為五中兼禪人起龕
        - 舉火
        - 壽昌其天和尚訃至設供
        - 為敬梅老僧火
    - 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目次

卷首
　序
卷一
　上堂
卷二
　小參
　示眾
卷三
　法語
　偈讚
卷四
　佛事
　跋

序

以鏡為有像，珠為有色，非知鏡與珠者也；謂像呈而鏡不受，色至而珠不隨，亦非知鏡與珠者也；謂鏡受像為塵，珠隨色為類，必離像以求鏡，屏色以求珠，尤非知鏡與珠者也。予於智大師，蓋三遇而失之，而今始憮然如有當也。潛夫先生嘗撫楚軍，忤要人得禍，矢為不佞詩成秩。歲壬午得解，謂予楚產，所見略同，屬為之序。時大師周旋左右，溫柔敦厚，粹然容止間，竊謂是聞詩不愚者，猶之以像為鏡、色為珠也；而不知其世深于易，潔靜精微也。壬辰，避人臣之極位，以比丘身訪予匡廬。肩大布衲遊行，即以為臥具，別無鞋袋缽囊，亦復不求伴侶，日類十百里，無畏無疲，至使予覿面不相識，審視乃寤為故人，則又驚歎曰：「大丈夫現大人相若此，豈將相所能為？」猶之謂世有不受像之鏡、不隨色之珠也，而不知其一無有乃能容眾有，百不緣乃能涉眾緣。初非遺棄世務，徒取聲聞人涅槃為樂也。是後山川間阻，彼此問遺，率浮沉不達，祇聞其于莊、易之書，深入無際，將以了杖人所未了，傳家世所不傳，至韋編絕不休也，則又拊几曰：「衲僧手腳，提一寸鐵，直下斷人命根；拈一莖草，立地起人痼疾，何取于鋒攢刃簇，馬載驢馱，得無其熟難忘乎？」猶之謂像為鏡塵、色為珠類，必屏棄色像，而後鏡與珠覿露也。而不知一無有之法不可見，正于其容萬有見之；百不緣之玅無可徵，正于其涉眾緣徵之。欲離相像以求鏡，

而己之像已先在鏡中；欲屏色以珠，而身所有色已先在珠中，更有何術能舍之別求耶？越二十年庚戌，其門人至黃山，出大師語錄見示，併得其所為鼎薪一編而讀之，而後知言默不載之道，言非默亦非；言默不載之人，默得言亦得也。不然，世尊說法五十年，而于人天罔措中，獨有取乎破顏笑；祖師航海千萬里，而于群然呈解時，獨有取乎依位立，豈非第一等傳持而為之子孫者？顧有君臣、父子、玄要、主賓種種別異，獨不虞道火而口燒乎？蓋天然節奏、天然錯綜，初不以思議起、亦不容思議沒，一一住其法位，而後破顏依位之旨可得而明也。亦猶萬像雜陳，不但無損于鏡之明，而鏡之明乃益顯；五色互見，不但無染于珠之淨，而珠之淨乃益彰。若祇取澄潭月影，怖見波瀾；或徒以莽蕩儱侗，蓋其孤陋，求免于大師癡狂之誚，不亦難乎？然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狸奴白牯三昧，諸佛不知。吾于大師雖幾幸屢失而得之，過此以往，仍未之或知也已。苟讀是錄，而輒以為大師盡于是，猶為大師謾過，未可謂大師知己也。

寓黃山雲谷法弟正志題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一

侍子興磬同門人興斧編

甲辰冬，吉州諸護法請住青原七祖道場。

師至祖關，云：「聖域祖關，舊時穿過，此番直到裏頭，為苦心者點破。」

三門。「八字打開，何云把手拽不入？劃出白雲呈谷口，只因身在此山中。」

彌勒殿。「盡道將來下生，且看今朝新到。你也好笑，我也好笑。」

韋馱殿。「多少人疑著，只護三洲，不知正用著北風律律。末法謾心獅子蟲，煩金剛杵從內打出。」

伽藍祠。「一自祇園布金，四天下莖艸盡是功德林。今日水草現成，但待知音始終親囑付，只要求人不負心。」

祖堂。「四七二三，虛空釘橛，惹得婆娑鼻孔，左扭右捏。今日到這裏，正則總正。」卓拄杖，云：「只許拄杖子喝，不許人喝。」

佛殿。「昆侖迸出三點血，眉毛冷覷諸方說。土果然生金，天從地下掘。不免大展三拜蓋覆著，省得旁觀者罔測。」

方丈。「徹，一切藩籬沒處躲跟，總在黃土紅爐中八角磨碎；截，三世佛祖不容開口，只許青山白日下兩腳承當。」

據室。「據此室，行此令，無迴避處。莫道大尊貴生，一路泥水不少。若是過量出格相逢，自在北窗背後握手。不見道，別搆一天，風斯在下。」

是日，合郡當道，同九邑紳士請上堂。師至法堂，云：「微塵未剖，卍字森然；六種成時，白雲有主。多生慧種，已露毫端；千古風流，當機微笑。且因舊例，別展家風。」付維那宣啟訖，師指法座，云：「挫針治鰥太支離，按捺雲頭下翠微；今日捨身衣敝垢，長拖兩袖拂須彌。」遂陞座。拈香，云：「佛在靈山傳正法眼藏，囑付國王、大臣、居士、沙門等，各各承此恩力為內外護。只以一念無私三昧，頓入普光明殿，同時供養。今日特為拈出，一祝天壽平格、一酬本師法乳、一為檀護福德同圓。伏願聖人御宇，萬物咸熙，正喜大眾讚摩訶，迸入香煙塞天地。」遂斂衣就座。斯懷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此是第二義，如何是一？一又作麼生觀？即心即佛，黃葉啼丹嶂，椎碎了也；非心非佛，露柱笑燈籠，椎碎了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急水拋毬子，椎碎了也。更教說箇甚麼？若能於說箇甚麼處直下碎了，亦可耳聾舌吐，不負椎聲；如或蹉過，不免將我杖人集大成底葛藤，上下四維打一周由也。只如中土第一箇聖人以馬毛龜甲為桃花竹子，忽然迸出一箇大方圜圖，卦卦交參、爻爻互變，總是箇對待法門。且問：如何是一？末後來尼山夫子臨老下箇註腳，與天地合其德，一連四句。仔細看來，四箇與字、四箇合字，大費分疏。釘釘得麼？膠粘得麼？佛以五乘、十界、五教、十二分空有周遮，四十九年費盡伎倆，只到末後稍頭拈花塞白，反不如初生略較些子。只為此中難於開眼，半吞半吐、口大舌乾，逗得箇崧山石髓帶累骨堆，五葉分宗空花亂墜，拄杖一畫，扇子打動鯉魚；點壞空中，喚作永字八法。洞山秖這是立出五位君臣，臨濟無位真人擺出玄要賓主；雲門一字關又添三句，法眼一滴水又提六相，溈仰兩口一舌又畫出九十六箇圓圈，一隊囉囉娑娑。你道說得出麼？枉費鏤塵吹影，究竟描邈不來，未過絕甦，徒勞側耳。新青原則不暇及此，現前凝翠屏壁立參天、待月橋橫身濟物，石勳巖下瀑布成潭、象鼻嶺頭擎拳作舞，此中還有第一義、第二義麼？如或見道忘山、見山忘道，仁者、智者棒喝交馳，直饒不作境話會，豈堪嚼破廬陵米耶？又不如從他分域無封、入關出關，聽道路上遒人木鐸去也。青原七祖後，齊信如立，歷歷晨星；繼起者，修復莊嚴，捋茶相接。直至我嘯峰法兄以杖人一條拄杖子弔箇無孔銕鎚，推前拶後，復還七祖舊顏，豎起毘盧閣頂，守家有子，玉殿苔生。忽然諸檀護把藥地病夫再三逼到此席上差排，事不獲已，將何應此時節？只得呼杖人所托的木行者出來與大眾相見。」僧問：「缽盂吞七曜，錫杖振乾

坤，如何是今日境？」師云：「雪裏開花。」進云：「西江吐出，四海拱迎，那箇所在是和尚親切處？」師打，云：「杖頭有眼。」進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師云：「爭奈逆風把舵？」僧一喝，師打，云：「斬新王令森嚴。」進云：「果然賞罰分明。」師云：「空傷老力。」僧禮拜，歸位。師復舉：「法燈禪師云：『山僧本欲幽棲巖竇，隱遯過時，只為先師有箇未了公案，出來為他了卻。』今日木行者跛挈一場，了箇故事，且道先師未了底公案將何為他了卻耶？依舊是法燈前八字了也。畢竟如何道得箇收拾句？鼓腹壤中三頓擊，傳心堂背一團青。」維那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元旦，上堂。維那白椎竟，師云：「一元午會，萬法全彰，我杖人兼中玅協之符，曉告枕頭今日香爐，惟願神明代出，時集大成，乃使正法久住于世，以荅天地君親師，普供人天賢聖佛，軒轅鏡裏洋溢光雲，翹肖倫中同熏化乳。」僧問：「君臣道合即不問，五位王子事如何？」師云：「冬雷急雨洗晴梅。」進云：「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不從今日始。」進云：「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北面拱金微。」進云：「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孤行不相背。」進云：「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大用轉紅輪。」進云：「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看看五雲尊貴墮。」進云：「王子未登殿時如何？」師云：「無瞻仰處。」進云：「已登殿時如何？」師云：「垂拱不容窺。」進云：「登殿後如何？」師云：「風行艸偃。」進云：「今有不受鉗鎚、享現成福者，還許他撞來麼？」師一喝，僧一喝，師便打，云：「還知痛癢麼？」僧禮拜，歸位。乃云：「向上不傳，綱宗歷歷，舉以獻歲，聊當書雲。」師互示左右拳掌，又合手，又散開，乃袖手，曰：「會麼？古今磨盤，古今旁午，頭頭第一，日日新鮮，常在其中，內秘外現，指畫質俟，毫髮無欺，覿面圈來，信得及否？若非花劈，詎免芒芒？纔形齒牙，翻愁特地。會既不會，信亦周遮，只是恁麼流傳，又能免冒昧耶？鏡清說有，明教說無，二老拳掌要且元旦失利，今日畢竟道箇甚麼句得與萬世不失利去？」良久，拂袖，曰：「堂裏香知鐘磬眼，山中花笑古今天。」結椎，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結也與麼、解也與麼，如何不結不解好？」師揮拂，曰：「怎奈年年惱亂此春風？」進云：「不結也與麼、不解也與麼，因甚帝網交蘆、鉤錐四布？」師曰：「怎奈進退塵中離不得？」進云：「截斷者兩頭，以何為解脫？」師劈頭打一拂。進云：「恁麼則覿體分明去也。」師旋拂，云：「坐住反成勞。」乃曰：「我有一聲長嘯付與誰？直告既不信，嘵嘵徒爾為。罷！罷！罷！各自去。去者去，艸鞋有刺妨爛泥；住者住，過堂不誤雲版

椎。且讓一箇人逍遙無所事，提燈蒼翠裏吟詩。然且一向叮寧，所為何事？」擊拂子，曰：「知非。」豎拂子，曰：「無解無結底又是甚麼？」放拂子，曰：「我不知。」

師誕日，侍子中通請上堂。中通問：「檜樹即荊條，死路走成生路；祖關穿聖域，鐘聲敲出鐸聲。河圖五十五點，恰應地戶天門。如何是參天立地處？」師云：「揮空一斧，幾人知恩？」進云：「半生先天，半生後天，未免打作兩橛。」師云：「直下火爐，是奉？是背？」進云：「尼山鷲嶺已同時，誰能不辜負去？」師云：「絕壁奔雷，莫耳聾麼？」進云：「冬煉三時傳舊火，天留一磬擊新聲。」師云：「室內不知，兒孫努力。」禮拜退。乃云：「鼎炮洞上君臣藥，斧透曹山父子恩，驀地奮身天外看，香爐峰讓曉雲吞。今日是山僧母難之辰，恰有窮子就父將碗白米供養雲堂，請來此坐，舉揚一上。你道曝背衝寒的老病夫方且撫躬自悼，又來舉揚箇甚麼？恰有汐林主送此木如意。」舉起左右敲擊，復卓一下，云：「機上造機，角上生角，奇則也奇，到此沒交涉；鷹爪奪毛，虎口攫肉，快則甚快，到此沒交涉。若更說箇不生不死的爛貫索來祝無量壽，不知此老還受也無？木如意子搖頭不肯了也。到不如我這裏，堂內堂外箇箇都似木雞，事事還他魚貫，未經桶底卻自忘機，現前松風石澗擺脫厲色淫聲，碓觜茶鐺陶盡凡情聖解，莫道美食不中飽人。且道木如意子作麼生消繳耶？正襟垂袖參天地，擁腫何心八面揮？」下座。

結制日，孫魯山居士請上堂。僧問：「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是何意旨？」師云：「燒卻汝眉毛。」進云：「識得本來真面目，方知腳下有來源。」師震杖，云：「識得麼？」進云：「觸著當門露柱子，方明自己立地處。」師云：「瞎撞木頭。」僧作舞，師云：「亂跳作麼？」僧禮拜，歸位。乃云：「盡宇宙是箇禪堂，以元會為呼吸而結制，十界情塵跳跟不出，可惜不自知；針上亦是一座禪堂，以剎那收天地而結制，十身器界當下蘧粉，可惜不自知。直木子笑道：『大鵬背脊郎當太甚，焦螟睫上土曠人稀，大無邊處受用不著，細無間處又鑽不入，二俱不涉，汩沒何依？不如且在長連單上面面相對，壁立萬仞去。』直木子！保汝的時節因緣決定不欺。恰好孫魯山居士從曹溪來訪，青原隨喜，藥樹新堂，顧瞻枯荊，再發靈壽，當前面面光明，人人壁立，因問：『結制事如何？』老僧云：『過冬。』士云：『四季木犀香，難禁春消息。』老僧云：『幸賴過量人來證明。』士一笑。因分玉粒，飽灑雲堂，磨片石頭，因緣斯許。福城多生相遇且置，只如同歸一笑，直下幾能豁破也無？」良久，舉：「大慧杲禪師因不動居士至，上堂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選佛選官俱已

了，同途把手不同歸。敢問大眾：既同途又把手，為甚不同歸？壁立萬仞的還曾夢見麼？昔陸亙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遂指庭前花曰：「時人見此一株花，與夢相似。」徑山今日判斷，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陸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腳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大夫謾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諸仁者！大慧尋常血濺梵天，為甚又在平地上喫交？且如同途把手不同歸，與今日的同歸一笑，可能向理事上會取否耶？如會取不得，自有時節禪堂前問取靈壽木去。」下座。

重陽晦山和尚到山，引座，上堂。「雙桂重陽待客開，撒花水底看天裁，橋梁界破雲霄路，紫氣從南過嶺來。可笑病龍鍾，一向三不管，就有箇驪龍頷下探珠、猛虎口中奪骨的漢子來，卻也湊泊不上，反覺得水碓中一粒米鈍置殺人。忽然一陣風吹得晦山和尚到此，自江北四祖打南華回，吐西江頂上之波、掃七祖無縫之塔，多生故人啼笑不了，同堂鐘鼓異響旋宮，億萬毫毛一齊豎立，好箇節拍，豈容錯過？諸仁者！猶[仁-二+(太*皿)][仁-二+(天/韭)]耶？或者興化躲雨，不妨盤礴演祖。若是咬嚼玄要，正好叩擊汾陽，掀天浴日，但去摩捋虎鬚，騰擲一上。毋論搆得搆不得，決有一段痛快，不負汝等過重陽也。惟憑氈拍板，知得九韶音。」

竺菴和尚訃至，上堂。「萬里澥山碧化雪，波斯擲卻連環訣，黃龍角攪滄溟竭，紙灰騰空天破裂。痛絕！痛絕！竺菴和尚和盤倒卻去也。兩點眼珠，一場滴凍，有分痛者，觸著便可瓦解水消；若猶一膜依稀，莫嫌今日叨怛。念我杖人，一碗磠沙被竺法兄打頭吸盡，所以徑山拼命見賊，攢刃生蓮；省侍太平獄中，親磨干將。自此接圓通之鼓搥，興壽昌于瓦礫，金殿嵯峨，功成不處，翛然南岳，毘洞再開，奔天界之訃音，造棲霞之無縫，重泝西江頂上，廩山之塔巋然，拜掃東苑武夷，不跨石門雷鼓，竭澥掀天，突然脫去。自題火把，粉碎須彌，大吼一聲，八絃震動，平生自協雲龍，不輕許可，且喜異苗雙茂，付托有人。雖然，正幢乍折，愁殺邪氛，蓋信好山鋤頭，凌霄蹴岳。大眾且問：雲居一棒，刀斫不開，出沒洪濤，原無涓滴。你道承誰恩力？要歸何處瞥？若舉電激風馳，鬼神罔測，宜乎搆湊不來。但論事竟堅固，嚗嚗石頭，難道有徵不信？何況末後一擊，又且硬塞牢關？秖如分付紅爐徹底煎，還有于此瓦解水消者麼？」良久，云：「如其無也，不須噥噥，且隨我上供去。」下座。

上堂。師陞座白椎竟，有僧出問，師曰：「今日天寒，不煩久立。」便下座。

劉平田居士浴佛日，請上堂。僧問：「迦文降誕，劉公皈依，和尚陞座，將何指示？」師云：「一頓齋有分。」進云：「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云：「曾到雪山頂上麼？」僧便喝，師便打。進云：「這一棒早已喫過也。」師云：「可惜許。」進云：「真心有在。」師云：「敗將莫談兵。」乃云：「必真解脫始是擔當，削鐵斬釘乃大夫事。秖如初生自言獨尊，何故雪山六載乃叫奇耶？莫是入胎習氣難忘耶？莫是瞥地乃爾冷笑耶？將謂兩指四顧在六合中，桑弧蓬矢是誰出像耶？將謂白日射人眼花，暗室光纔自見，一經雪地剝落，始能享其四時耶？謾落商量，閒疑且置，只要是箇削鐵斬釘漢子，定然拔俗，不肯因循。即今發願初心，原在拄天拄地，無我備我本來尊貴，不用雲門訝為希奇，多生一笑，自盡今時，早已攪長河為酥酪。今日平田居士全身拶入青原，作箇白髮嬰兒，供養索訶世界，換骨脫胎，忍俊真奇，三界忘言，已周七步，盡古今是一大浴盆，誰不手舞足蹈？又何待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作指頭餳？又何待嚼乾矢橛、絪麻三斤為麻胡嚇哉？且喜大眾各沾一杓，共飽一頓，又道箇甚麼句子酬他慶快摴？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下座。

戊申元旦，洪浪淵請上堂。師云：「向上一句，釋迦未曾投胎；末後一句，彌勒只堪捧腹；中間一句，空累文殊、普賢。兩眼兩腳爭差，尚且惹人擯出。青原今日即不然，三世諸佛、百千祖師一齊按過，滿口道不得底，峰頭海眼噴雪；盡力舉不起底，閒居閣裏拏雲。只為矜茫錯過，太無事生，所以盤錯相逢，又從頭起。」拂拂，云：「此話且置，秖如洪崖浪起，跳出西山二十夏，剩此眉毛三千里，不忘磬眼，故鄉本色，笑出上風特地臘底，逆流恰值百年中半。以此元旦作第一齋，淨居雲版生大歡喜，又道箇甚的好摴？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中。」下座。

庚戌十一月初一日，讓淨居院，辭眾，上堂。師舉：「白雲端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大慧杲云：『他人住處我亦住，他人行處我亦行，瞥喜瞥嗔誰理會？新羅夜半日頭明。』只二老，一箇大煞偏拗，一箇自無主張。藥地愚者即不然，拄杖子如蟲禦木，一毫端上與時行。」廬山瑞如監院請上堂。維那白椎竟，僧問：「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和尚陞座，是同？是別？」師曰：「王宮雪嶺一乘雲。」進云：「靈山會上秖借一花，今日堂中以何為據？」師豎拂子。進云：「即今覿面相呈，和尚又如何指示？」師揮拂，曰：「只看遮一下。」僧禮拜，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師曰：「日磨長劍倚天寒。」乃曰：「長年占斷白雲封，一枝迸出笑春風。諸仁者！看廬山老祖磨劍出處麼？古人真疑迸出，只是了卻

自己一段蓋天蓋地光明，尋常煮月烹雲，便是掀天浴日，隨分一莖艸上，儼然玉殿層臺，原非驩門掛彩、鬧鼓販椎可冒濫也。昔壽昌談金剛義，廩山祖曰：『宗眼未了，非為究竟。』壽昌問：『如何是金剛眼？』廩山拂衣而起。且道是何等神鋒？壽昌從此鋤破大好山。且道從何處迸出？于此了得，盡兩間白雲一封、盡古今春風一笑，正可信步來往，蹴蹋乾坤。若此一封一笑猶涉遲徊，直饒占斷長年，乃是寒崖焦種耳。此山衝霄壁立，元公題為不是人間藥地來，飲水知源，遂爾因巖依樹十年，倏忽曳耙青原，竺兄和尚重來壽昌塔頂，再紅圓此公案，瑞如監院率諸緇素請一舉揚。你道舉揚箇什麼？依舊柱予上北斗光中磨礪石，西江頂上灑淵泉。」拂衣而起，結椎，下座。

壽昌楚雲大師率兩序請上堂。師指法座云：「是法平等，何故特地湧出須彌王座氈？西江頂上占定青雲，智上座來唱太平，不妨信步。」遂陞座。拈香云：「靈山付囑內外善護不分，請看壽昌二字，當空便祝香煙萬年無盡。此地乃壽昌老祖開西竺之山，一時龍騰虎嘯，鼓震炎午之運，二世和尚克家厚載，請我師杖人特主此席，大闡無私，嗣後竺兄和上瓦礫再造，雙其二老善奏塤篪，兄唱弟酬，金聲玉振，今日一總燒卻，與他炙地熏天去也。」楚大師白椎竟，師舉拂云：「藥地彌縫孤不孤？一椎今古下紅爐，山川風雨穿心過，環轍堤眉只兩噓。」左右拂云：「還有激揚此兩噓者麼？」問：「風行艸偃，電閃雷轟，萬壑奔流，千峰競秀，橫說豎說即且置，五位君臣請師宣。」師曰：「千年曆本費唇皮。」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梅吐三更月。」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溪回一徑風。」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青山凝古翠。」進云：「如何是偏中至？」師曰：「白日舞殘紅。」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以拂子旋拂曰：「無汝撈摸處。」進云：「偏正已蒙師指示，秖如諸祖寶塔崔嵬，和上又作麼生下帚子？」師便棒。進云：「可謂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師曰：「遮莫承當，如何證據？」進云：「爭奈有眼者見，有耳者聞。」師曰：「不必賴他人。」僧禮拜，云：「與麼則專為流通去也。」師又棒，曰：「流漫假承當。」僧歸位，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師曰：「李豐、石璽，終自愕然。」問：「泗州見大聖，意旨如何？」師曰：「汝見拂子麼？」進云：「今日和尚坐法空座，拈起一莖艸，作麼生普利四州？」師曰：「育龜自不見。」進云：「如何北斗掛須彌？」師曰：「切莫望空啟告。」進云：「黃龍頂上浪滔天。」師曰：「浸殺你。」進云：「恁麼則海底泥牛啣且走。」師曰：「湊不上。」乃曰：「向上不傳，向下文長，何必爭如不必？通身詎若遍身？但作話會，徒辱家

風。只如老祖云：『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便不成。』還曾親過此煆煉關麼？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還曾歷過此囚地侯麼？冒雨衝風，分明指示，還信此跳出後之受用麼？世無真願，晝少掠虛，絕甦不親，折攝猶惑，不用則死水，一用便莽蕩，麻三斤、乾矢橛都攙作情識窠臼，直饒掀倒禪床、喝散大眾，也襲成逐塊隨邪，又不如瞎驢趁大隊去也。疑此自問，即是真參。雖然恁麼，不必氣急現前，斧口磬眼，節拍歷然，大樹繞庭，靈苗自茂。且道箇甚麼收科好？幸是內生王子統功功，姑射山前五穀熟。」珍重！結椎，下座。

東苑山主熊魯子咸初眾居士請上堂。「此來掃出石屏心，擊櫂聲中無古今，偶向讀書坊下過，破塵一句待知音。此是東苑老祖磨劍之地，早從石屏巖下螯粉乾坤，撞著大好山頭飛鳶踢破，一逢夢筆觸落巖花，虎嘯龍吟普天震動，大隨不壞逝者如斯。山阿一堂舊基重搆，皆諸檀護不忘屢世法乳，共出隻手莖艸莊嚴。適山僧從武夷掃塔而來，諸公堅請于此據坐一舉，且道老祖眉毛即今何在？」良久，擊案一下，曰：「東苑老祖咳唾了也。猶記當初與余繼泉居士三問：第一句如何無始以來一念不生的？第二句如何是二六時中正受用的？第三句如何是生死牢關打破的？卻怪何故分作三句？莫是怕人顢頇麼？即今有破口捏碎者麼？」碻一下，曰：「若于此處透得可信，絕甦過關；顧佇徒然，反勞側耳。且道今日幸會前緣，又將何者來應箇時節斆？岱嶂開雲鋪座下，鯉池躍浪在峰頭。」下座。

冬至日，岱嶂居士、余雨辰、游子六等請師一枝山上堂。僧問：「莫看仙人扇，別峰藏玅，高寶秘形，山從何作眼？」師曰：「橋板仙船多眯目，扣舷誰向擢歌看？」進云：「三教峰前創開虎嘯，一枝東苑卻在書坊，請問薪火相傳，誰是主中之主？」師曰：「閣造大虛收萬象，爐中寶劍動星文。」進云：「九重春色鳳樓開，十字毬門獅子滾。」師曰：「那裏見得是獅子？」僧一喝，師曰：「輞川容夜吠。」僧禮拜，師以杖槊曰：「瞎撞習家池。」乃曰：「六六峰前已展眉，扣舷曾和隱屏詩，聽泉閣上重敲唱，賺殺浮山一局棋。此是東苑老祖句，眉已展了、詩已和了，浮山一局何故賺殺？且問今日誰知先著？若未透脫，怎說過關？猶記當年枝山冬至上堂，舉及紅爐煖閣以至邊地寒冰、設身處地更莫謾，現今套在金剛圈子裏，儘力跳不出，能免六道輪迴耶？有現在圈子裏不為寒暑苦樂所干者麼？有現在圈子裏而能遍諸國土作佛事者麼？若非大死甦來，盡被冷煖迷倒，七日來復都成套話。然則，所謂關內句、關外句、非內非外句、內外兼收句、翻身跳出句，俱不得已造化開閉耶？壽昌、博山、東苑、杖人以及巨兄皆于一枝山過化，當時余

猶、龍繼泉、熊仰宗諸居士都以法喜盤桓，屢世所熏種子自熟，浮山一局鼓唱同時。今諸公兒孫發心設齋，請登此座重新舉揚，何妨先王閉關，頓作華嚴樓閣？且道：結齋後道箇甚麼好噇？冬日背上，識取陽春。」下座。

蘆中余太師一家，同鄭牧仲、林祖夏、黃任者、方雲師、眾居士暨諸山法侶，迎師黃石通天寺上堂。師揮拂曰：「遊山竿木駕雲龍，偶畫葫蘆卻不同，黃石當機堪一笑，點睛專待老壺公。」僧問：「應以宰官得度，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得度，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今歲蓮花現瑞，通天顏面重光，玅協雙超，如何指示？」師曰：「穀城雲裏白毫光。」進云：「兩點水墨，一處成龍。」師曰：「黃石眼睛，闍黎拈得出麼？」進云：「男兒自有通天路，不向如來行處行。」師曰：「未許冒昧承當。」僧一喝，師曰：「枉費氣力。」乃曰：「浮山遠公上堂云：『第一句水泄不通，緇素難辨；第二句十方通暢，大地全光；第三句高低一顧，大地齊瞻。若是衲僧陌路相逢，須具通天正眼始得。』既以摩醯迸出，卻又抹去別拈；若是總不相干，何故一場虛設？將謂非天非人、能天能人，是箇三不收麼？將謂瞎者打開、開者打瞎，兩折三番，定勞之遶麼？蚊子銕牛，豬炙左膊，料踔無涉，何以應時？千里奇緣，不可漫過，是花是草，揀擇何辜？猶憶古人曰：理家膠柱，紗縠未掀；教家牛毛，數寶何益？宗門毒藥，翻成靠著，依然不是。然則目空雲漢，只叫蒼天也乎？不則，混沌無記，盲龜浮木而已。通天正眼，如何即是？我杖人集大成玅協之宗，難道舉揚不及耶？今日就地參天，偶有三問。第一問曰：圮橋墮履，何以識得是弄椎兒？留侯願棄人間，何更寶祠黃石？遮兩隻眼在甚麼處？第二問曰：壺公使季咸逃走，鈍置列子，還有出身處也無？第三問曰：九鯉化龍，未審金翅還來結款否？出格通天者，試下一語看。」良久，曰：「直饒杜湊將來，崖州萬里轉見支離了也。此事非情識唇齒所能差排，顧佇即非，不如且罷，各人隨分。現在玄同如此寺，為吾師一家建立香火祠堂，供養龍象，兼盡玅協。即此通天，比年劫火蕩灰，原自巋然不動，衲僧廝守，鐘鼓鏗鏘，今朝一筆開顏，觸著蓮花起舞。且道：承誰恩力享此通天噇？超出乾坤惟一掌，山中星月自呼潮。」揮拂，下座。

汐林浴佛日，蕭孟昉、小翮兩居士為太常伯玉老居士冥誕，請上堂。師至座前，云：「從徹底掀翻。何故？臨出門時一上，只為撞著生死知音通一信，不妨蹋潑九龍湯。」遂登座。良久，云：「今日絕妙因緣，還有出來掀翻者麼？」僧問：「神龍無首，獅子迷蹤，至人無欲，大道無言，按下雲頭，相借一問，得麼？」師云：「雷龍花劈普天聾。」進云：「當年此日釋迦生，居士今朝薦太

常，請師陞座，且道慶生即是？薦亡即是？」師云：「兩行水墨一齊飛。」進云：「恁麼則居士不忘親付囑，靈山一會儼然存。」師云：「讚則不無，歎則退後。」乃云：「嬰兒白髮可憐生，一步周遭破古今，日日人人初下地，圓通一信報知音。我杖人在圓通時，曾寄蕭伯玉老居士一張白紙，此話未圓，今朝孟昉居士恰以世尊降生之日月，永為長者追薦之道場，生死一團骨肉，好箇當機到來，荅殿花飛不如自問，且道問箇甚麼？別峰一往，挂處無痕，狹路相逢，難禁失笑，且道笑箇甚麼？曹溪逆流過嶺，此間截住青原，春浮手造山川，古寺重興般若。金粟太常，不食粒米，蕭齊一榻，坐斷浮雲。初生本寂，空不待歸，起信相傳，指頭猶在。所以世人盡說如來生日，愚者說原不曾生；世人盡說是老居士忌辰，愚者說原不曾死。諸仁者！者是一部《起信論》切腳，信得及否？今朝浴佛，無不信者，試浴浴看。生也一杓，死也一杓，生中死也一杓，死中生也一杓，直饒說得箇不生不死，更須一杓。你道古今一箇大浴盆，還浴得快活否？你道嬰兒白髮，還知痛癢否？若不知伯玉老居士來處，如何透得黃面老子落處？若不槊著兩指四顧的痛癢，如何能槊著春浮起信的痛癢？有者道：月胎水骨，多生慧種。有者道：宿世輞川，天然頹放。搔則任搔，痛癢未在，萬丈光芒，不經煙火，三徑撒手，燒卻龍坪，煎銷金礦，直刳兜率之胎，打瞎悟門，豈與諸方荅話？到者裏，須索喚起狗子，吐吞雲門，煮滾鑊湯，薑椒大慧，始與獨尊出氣，回來遊戲人天，自有得力兒孫，受享普光明殿。諸仁者！看看春浮老居士[跳-兆+孛]跳來也。一場親荅杖人書。」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二

侍子興磬同門人興斧編

小參

晚參。舉：「梵志擎兩株花供佛，佛召仙人：『放下著。』志遂放下左手花，佛又曰：『放下著。』志又放下右手花，佛又曰：『放下著。』志曰：『我兩手皆空，更放下箇甚麼？』佛曰：『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言下悟無生忍。」師云：「黃面老子不合恁麼註腳，你說十八界幾人放得下？又孤負了兩株花。今日于慧男居士送來兩石鐵、邂逅居士送來兩種花，鐵也在這裏、花也在這裏，鋤钁增氣，春色新添。且道青原還說三箇放下否？老僧只向他道：『埋下著。』右邊桃花埋在山門前，左邊梅花埋在殿閣後。若有人再問：『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如何消繳？』我則道：『諸仁者！濟濟同心，人人腳跟下有一把鐵鋤頭，直教盡娑婆世界都埋下了也。』雖然，恐還是生鐵，明日開爐打起。珍重。」

晚參。「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合，靜沉死水，動落今時，超出二途，棲心無寄，猶是暗癡。恁麼看來，不是昭昭靈靈，便是昏昏默默，直饒說箇不落有無，尚未是到家時節在。天奇瑞曰：『透過劫外，劫外自然無心；透過今時，今時自然無心。』諸仁者！你說遮無心，還靠著昭昭靈靈麼？還靠著昏昏默默麼？」時方大雨，師指云：「簷前雨滴聲，古人舉著便有省會。瑞鹿曰：『點點不落在別人眼裏。』你道此處作麼生透過？然切忌張著一雙血肉眼去見、尖著一雙血肉耳去聞，離又離不得、即又即不得，作麼生透過？假如透過，又作何語？田夫戴笠懽栽種，泥路行人欲斷魂，喜得到家廊下走，如何消受此時辰？」

起七，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逆中順，順中逆，無順無逆，是誰恩力？古人恁麼道，著甚死急？歷過者，到此溫疤，艾團再炙。新參者，初生兔兒，首尾畢直。一歸何處？麻三斤，剎竿頭上穿靴立，走不出，鑽不入，竹篦子言語道斷，交付香版，時不可失。」

解七，小參。「坐一走七，朝三暮四，畢竟何為？從上應病予藥，莫是隨其顛倒，就藥抹藥麼？須知善用皆是藥，不善用皆是病。湯頭隨症，不執古方，亦用古方。試看天道變化，一寒一暑；炮製火候，一武一文；緩急無非中琴之節，張弛無非養弓之用。且道：不落寒暑天，不問文武火，穿卻緩急張弛底在甚麼處？今日初七了

也，正午三更，日日從頭起，各人得力不得力，以不欺三昧回光自驗看，藥地老夫只在背後等著；如仍茫然，青州布衫重七斤，喫粥了也洗缽去。」

晚參。「白雲端禪師云：『一句道盡，與佛祖為師；一句道不盡，與人天為師。』青原則不然，一句道盡，秖可與人天為師；一句不道，便與佛祖為師。與古人誰較親切？且道：如何是不道底一句？」揮手一下。

冬至，晚參。「老天三不齊，歲實毫不易，三萬年追差，呼吸輪迴例。彌綸者何物？是誰通寤寐？面南看北斗，日日是冬至。面前大圓鏡，反觀最容易，濁識奈迷封，都成眼中刺。今朝拄杖子，忽過釣臺背，種藥得浮廬，飛龍垂鳳翅。水霰轉雷霆，獅象雲門峙，舉似雪爐人，正可吐閒氣。梅花占臘前，消息破也未？今日古人閉關，山僧不妨開關，且作黃鍾候管引諸公一噴，得麼？第一問曰：誰能出不由戶？先王至日閉關。且問：楞嚴一門、法華狹小門、楞伽無門，作麼生為他一句折合去？第二問曰：舍身為藥樹，遍地一莖草，如何得殺活同時？第三問曰：涅盤堂上塗毒鼓，聞者無不死。且問：打鼓的站在什麼處？諸仁者各下一語看。」維那云：「一狀領過。」師曰：「何乃為大眾擔枷？」首座曰：「一時聽不明，請和尚寫出來，明日禪堂繳上。」師曰：「且放一著。」

為陳旻昭居士對靈小參。師舉：「永嘉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光兮金剛燄，不但能摧外道鋒，早曾落卻天魔膽。』如我旻昭法兄，千生示此一生，慧劍放光，非偶然也。以世義言，南宮捷後，御史持符，諸生之田不增一畝，北門之屋不樹旗竿，旁無妾媵，齊五十年，善護金湯，放捨身命，世豈輕易有此等耶？皈依博山而事杖人，受天界印而事栖霞，攪翻法身向上，識破鬼窟獸場，霹歷琴歌應病予藥，只為遮箇承虛接響，知恩者少，負恩者多。痛念杖人借莊托孤，乃與竹關約期炮集，既化死水枯樁，尤悼惡空莽蕩，長書論症，不覺噓噓，十載西江為君了卻。今日對靈舉出，送慰孝子，鵬搏蝶夢，不堪狙公作計，知我罪我，聽此赤鳥之飛，自歸委化，因是公懸。嗟嗟！且道離即斷常之中，天然時節，版眼午會，正決不疑者誰？傷盡偷心，正開繼照，涉江雲中砍額當何如耶？」因寄聲曰：「竹關大笑此炮場，霹歷琴歌老法殤，燒著紙灰相供養，種蘭階上一爐香。」

聞三宜和尚訃音，小參。「金山劈翅，偶示雲門；乾澥破塵，不留鴻影。以愚菴而掛睦州之草鞋、借聖湖而吹性空之水笛，將謂拋擿世界，別造乾坤；詎知掃蕩佛祖，不存性命？隨場噫氣，有竅共聞；逸格超宗，讚歎莫及。至于一生與杖人在刀兵水火中換手搥胸，又豈世、出世人之所知耶？忽折法幢，悲風四散，牯脰不須作

字、麟角早已參天，只可惜浮廬之孤不曾來孤山與我法叔搖櫓為悵耳！即今一眾念摩訶，還知笑破老人口麼？前日奉懷一絕，不免重舉：『愚菴菽水老來聾，門泊虛舟萬頃中；一則西湖餧魚話，倚天長劍掛西風。』」

林豁軒昆仲就東山石宸請小參。「三萬二千獅子座，菴羅室裏青天墮，文殊入門敲啞鐘，金粟前身但高臥。」擊几，云：「此處豁然楞嚴堂，雲門一鏃三關破。作麼生？破分段生死、破變易生死，亦破今古廢興、人我是非、殺活權實一齊都破。破破破後，笑此滯貨，今古廢興、人我是非、殺活權實，喚作三昧未嘗不可。如未豁然，時光勿惰，易則因風吹火、難則逆風把舵。獨不見？張無垢悟後雙跌儼然，誰不在楊大年八角盤中磨？此處豁軒金玉枕藉絃歌，愚者來遊九涤，乘雲一過，題作石宸東山相賀，乃請指示。先念芯馱向上無上，說箇甚麼孤奢不住？自己切磋，多生慧種。此番唱和止有一事實，大丈夫如何做？六合拂一圍，得句惟一唾。從上叨叨的根本差別，是兩箇、不是兩箇？正因了因緣因，是三箇、不是三箇？寶鏡重離回互，是五箇、不是五箇？若尚折攝朦朧，怎辨魔羅？只恐盡九洲銕鑄一箇大錯。」因而笑曰：「呵！呵！呵！部臨何似楚詞些？酸湯可解酲，糠秕也須[竺-二+欺]。萬頃不耕何貴田？白飯不甜請一餓。祝勉交參，業在其中，應時及節一句如何？中秋月正皎，八月潮來大。」下座。

示眾

安職事示眾。「石頭大師《參同契》有曰：『本末盡歸宗，尊卑用其語。萬物各有功，當言用及處。』學者幾幾能見不虛度耶？天無七曜五行，天復何用？船無帆檣篙櫓，舵手何為？既建叢林，自安職事，紀綱條理，法位現成。譬如一人，五官百骸各稱其職，而元氣自運，神明斯享。必執以心為內、以法為外，身首異處，豈得復為全人？翻笑達磨分皮分骨、分肉分髓，猶是批剝火候，特地一場支離耳。所叮嚀者，形骸既分，即有血氣之我；有血氣之我，即有衣食之我；有衣食之我，即有是非之我；有是非之我，即有毀譽之我。情識一熾，護短掠虛，驕妒斯起，蔽賢凌慢，晚季為甚。然其初來，非為蔽賢也，只是求道不切，則多一種希求放佚念頭，便增長一種護短求勝念頭。日熾日偏，纔有一事不順情、一點不次第，便沒奈何，便自作主不得，即恩義如君臣父子亦顧不得。如此澆薄，又何怪法界之不變亂、叢林之不廢墜耶？真正學道人便從這裏看破，最為省力。不得已，看話頭、起疑情，猶是方便矣。既已不相應，只請以不自欺為本參，放在腳心裏踏著。」

鑄燧堂，示眾。「陽燧鏡能於空中取火，然古人必於冬至鑄之，此豈無謂耶？滿空皆火，惟此燧鏡面前上下左右光交處一點即燃，夫豈無謂耶？杖人有五行尊火之論，金、木、水、土四形皆有形質，獨火無體而因物乃見，吾宗謂之傳燈，豈無謂耶？雪峰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玄沙曰：『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藥地則曰：『土灶、茶鐺、油盞、香爐為火焰現三世諸佛，三世諸佛吐舌笑。』且道雪峰鑄燧、玄沙鑄燧，與藥地鑄燧還有先後顯密也無？若於這裏會去，原自一燈千燈愈分而愈不窮；如或未然，滿空皆火尚且不知，又如何會得取火？又如何會得用火？又如何會得藏火耶？家家門前火把子反來燎卻面門，如何近傍？今日特題鑄燧堂為諸仁者發機，果然當下銷鎔，金剛體露；不則，隨各人自己煆煉去，亦不相孤負也。」

古人云：「學道如鑽火，逢煙莫便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佛望人發金剛心，又要金剛後得智，如是二心，先心為難。今人難得遇正師正友，遇了又須親自痛切，始有生機；不自痛切，則心發不起，寧有真疑？要放下又放不下，要提起又提不起，但圖體面，說我參過禪來，或向冊子口頭學些骨董，塗說見長，境風一吹，全用不著。一等閉門作活，但守寒灰，究竟如石壓草，於本分事全無交涉，自謂潔淨無依，寔未到潔淨處，皆是業識心所計邪見，直饒到潔淨，亦未許有參學分。一等淺見，私計豁達，硬作主宰，寔圖自便，妄謂有甚禪可參？甚道可學？坐在無事甲裏，依然不能無事，妄語橫逞，真可憐憫。一等疲極而歇，或於電光一瞥，便認為是汩沒，不能跳出，卻被貼體無明蓋覆了，將來發出，依前溺水沉舟。以上數種，且道過在甚麼處？只為不知有，不發金剛心，不自痛切，一暴十寒，豈能成片？便打退鼓十有五雙。夫鑄劍者，既在爐中燒紅，又向水中淬黑，淬了又燒，燒了又淬，金剛始出。是箇漢，將從前積習一齊翻轉，戰勝而肥，始有箇倒斷處。不見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惟其一門直入，故得此一番痛快，到這時節，方能迸出自己一句子，始許見人叩擊來，與拳頭拄杖商量。山僧從不曉得甚麼，只是一片赤心相為，要各人得箇真寔受用處，非敢一例作胡盧禪，互相欺誑去也。」

結制，貼單，示眾。「肯心自許，寶鏡道底；一切依舊，趙州道底。信得及麼？更有何說？」一眾儼然，曰：「有結集，依法而住，故爾鼓舞。一日一盆洗面水，如何免得今冬？最可喜者，是我協紗法弟到來，彼以英奇猛烈行腳真參且二十年，踏破諸方，投針皋亭，號為協紗杖人。一生以紗協發揮兼中宗旨，求人擔荷，舉此囑之，上下包決，智行一真，何等珍重！去年在壽昌輔弼，今又來助臂青原，屈尊就卑，行起解滅，古佛家風，挽回末習，全賴在此

藥樹堂中開爐煆煉，淨居雲板領眾鏗鏘，讓老凍膿坐而視之，豈不慶快？又有無倚首座肯為知浴，將得蕭山主一門誠心供養大眾，可謂一彩兩賽。且道：以何相酬酢？須一箇箇不負頂踵始得。」

落堂，示眾。「參禪無別訣，只要生死切。真疑現前，古人拼定，一生兩生，只是一箇，痛切發憤，自不容己。及乎囚地，非從人得，開爐煆煉者，時時助一陣鼓耳。汝若肯切，三世諸佛沒奈汝何；汝若不肯切，三世諸佛亦沒奈汝何。今既在此堂中，斬新舊令不得動著，木行者決不相饒。」

示眾。「出家兒將世間割不斷底恩愛都割斷了，所為何事？若又于生死大事不明，既為生死所迷惑、又為談生死者攪亂，不能自決、不能作主，反去揣摩影子、粉飾欺人，與流俗一般耽滯擾攘，豈不可悲可痛哉？趁此火爐，大家做一場冤家，貴在一切放下，單單一箇話頭頓在面前，切忌起第二念。不但塵勞舊事不知不覺纏綿勾引，即計較此事難易遮裏搆不上，是第二念；將心待悟，且捱一期，亦第二念；更去穿鑿話頭、擬著轉語，將諸語錄上記的揣摩杜湊，只要當機答得好看，愈是第二念了。古人奉勸者，只在心切，生死自然制之一處，努力做去，迸破時節，不期而然。若如時流夾雜名色體面參禪，此則煮砂終不成飯，老僧不敢與諸公互相賺誤去也。古人云：『只愁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閻羅大王豈怕汝口頭三昧耶？所以叮嚀：以毋自欺為本參，從正路入。此事決定不是做與人看的，故曰：不要你參佛祖禪、棒喝禪，只要參自己禪，半邊竹篦斬新分付。」

示眾。「此事至易至難。何以故？此事只在自己，不是他人替得的，不用向外馳求，一念回光即同本得，豈不至易？然無始以來，生滅情識糾纏，欲一時翻向無生滅那邊去徹底脫換，豈是容易？菩薩一聞千悟，俱係多生久積淨業之因，今既不能相比，便從鈍處下手，真實更為得力。」

示眾。「不遠千里尋師問道，是為生死大事求一決擇。若是學了諸方語錄上古董，逢人便逞一上滑煉口頭以為了當，遇著明眼人一撥都無用處，費盡心機，不知與自己生死何干？與自己初心何干？此處經冬、彼處過夏，究無一件真有所長，只是檢點他人過失。或以慈心三昧覆之，則曰：『此凍膿不是峭辣手。』若以金剛三昧制之，則曰：『太煞不通方，我與此處無緣。』不知曾一返問自己發心處否？如斯之流，蓋為衣食放佚起見，又要裝老參腔。你道諸佛出世作麼生救得他？古人賣俏放憨之句，理楫長謝，是他真了當後天然風流，不是造作而來。後人不求正知見，便云：『恐為正知見所礙。』未琢先磨，枉費氣力。卍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甚矣！夫名色體面之不能入道也。果是其人，自有全體八

面，隨名色還名色，何曾動著一絲毫耶？其如黠踐黠智、見小欲速何哉？所以杖人只望個大傷心人與之本色盤桓。今日遮裏聚首，非有此等，只是老夫觸著痛腸，忽然衝齒旁觀，寧無笑其惡口小家者乎？藥因救病出金瓶，緣不得已。」

示眾。「從上本欲人死盡偷心，弄到如今反是長人偷心。且道過在何處？只為于建化門頭撇些光影，貼體無明乘之作自便計，于學道分中去之愈遠。向來謂開此火爐曲為中下根，我道正要煆煉上根人。何以故？上根人聰明伶俐、才能過人，一種驕心勝氣最難降伏，即使會禪，乃是學語之流，又況絕無才能而空腹高心、恣大我慢者乎？所以古人立不語堂，要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立枯木堂，要人違其現業、榨乾情識。既到遮裏，大家如生冤家相似，總不容情。是肯心人從此煆煉，固是一慶幸事，非為依樣葫蘆了此舖面云云也。」

冬至，開新鍋，示眾。「平氣齊天，今年恰好。順時納祐，疾病稀少。適有張塘善信特來開鍋，湊巧柴頭，不勝慶讚，偶成一箇口號：『金木水火土共功，爛煮古今沒昏曉。大家鼓腹好山中，雲板連聲曰多擾。』」

庚戌十一月初一日，退院法蔭堂，示眾。師云：「秖為老病退休，舉賢且代，新硎堂中首座，多年老將杖人，特以協紗之號舉之，太阿出匣，正好與諸人磨淬一場，抖搜歸雲閣上，可以撫掌唱太平歌矣。即今到中五堂，迎首座入噴雪軒去。」

首山茶筵，示眾。「大雪後，冬至前，陰極陽生，好箇時節，恰遇我青原諸法侄新起箇烹雪堂過冬，又有首山中千監院設茶為病僧祝壽，不肖之子劍刃一生，母難之辰何堪壽祝？幸有達孝覺皇一句無生法乳，足以超脫世間煩惱，舉來報答，正可破顏。昔年博山和上廬墓過桐，先外祖吳觀我公于一喝下忽脫桶底，先母亦皈依取名，今日說起多生業緣，啼笑同時，有何可避？每聞先外祖雪裏打春雷，中有大父母，後從刀兵水火中息喘杖人之門，又聞死是大恩人，乃祝無量壽。由今看來，以雪埋雷，以死祝壽，不妨奇特。有觸此語，徹底放下，得一場大慶快者麼？果然絕後重甦，通身白汗，回視一切利害得失、人我生死，瓦解冰消，由我自在，出入香水海中，浮杯執杖，俱是報恩，未出母胎，指天指地，何勞雲門更費力耶？如或蹉過，問著自己的大父母落在何處，越發茫茫，不如且進堂去，一念萬年，盡此一報，普作供養。珍重！」

師退居陶菴，聞虎入淨居，示眾。「數百人不能制一虎，而又不能與之相忘，又何怪乎？古聖人不用虎乘虎耕，而益有焚山之法，使民自備居處器禦，此其所以與虎相忘也。知虎畏日畏火，是盡性之一端也。一火不繼以眾火，而能破之乎？虎能盡其用，而人不能盡

其用，不可羞乎？虎能拼命，而人護短以怯生，又不真自護其短，而復露黔驢之足，益可笑矣。詩曰：『階前虎心善。』此寂感蘊中，受命如響之至理也。道人他不必論，知此亦可矣。越諺曰：『虎去山乃吼，居山亦舊山。無端發其機，何能勝其頑。』」

合明山墓下結一欒廬，題曰「不擇地」，拈以示眾。「高座閉關三年，博得一場終天絕地。今日者不擇地而蹈之，三條椽子下賴得幾柯柏樹與他攀折。楞嚴金剛哭聲震地，你道回避得麼？汝等諸人不肯相離，識得遇緣即宗，須信久長難得。且道今日以何相告？烹飯砍柴是第一義。」

示眾。「祖師戶限，一腳踢倒。門外漢卻請進來洗盞烹茶。生死道路，千古坦平。客作奴亦堪與他量晴較雨。只是欺心底斷然閉門不納，油觜底斷然大棓趁開。雖然大地山河說無間歇，若把來喚作佛法流傳則不可。」以手拍案曰：「住！」

汐林結制，示眾。師云：「諸方喚做結制，汐林喚作過冬，休論其名，止貴其實。只在真切，豈是牢籠？者裏不要參機鋒棒喝禪，不要參佛祖玄玅禪，只要參自己本分禪。從上條例有尊正規，職在維那；若緊切中求請益工夫，可問西堂；後堂病僧，但有一笑相待，只是二六時中不得動著。一條直木，不肯欺人。」

佛誕日，金樓茶筵，示眾。「昨日雷雨中來，今宵上弦出月，人人指地指天，恰遇周行時節。青山倒入茶杯，滿堂一口無別。此宗中興本自西江，在我壽昌鋤頭上發泄，總在受用一真法界，不必播弄千般話說。似此金樓再造，殊虧知予老宿一段真實。不見道：『拖犁拽杷，全彰古轍。』在此祖翁田地，各人本分無缺，腳跟放光、脊梁鑄鋌，便將泥水洗天，穿卻春風冬雪，等閒平地家風，正是峰頭真訣。只要自問：『喚甚麼作鋤頭？』見今相對時不可空手釘橛，恰好過夏，因齋不覺慶贊中帶累廩山饒舌。」

廩山南谷，示眾。「此是廩山南谷，舟旋一澗環林麓，通玄頂上不自知，平田回首孤峰綠。今日涂萬年居士請住安福藥地，愚者特為指出面目，且謾道證龜成鱉。莫胡猜，翻自問：『青牛可是襄陽鹿？』幸此方總覆壽昌雲，一任風吹別調新豐曲。」

示眾。舉：「地藏琛禪師曰：『諸方浩浩說禪，何如我者裏種田博飯喫？』」師曰：「雖然如是，蹉過者多，錯會者亦不少。古人為生死發心，逢者一杯茶、一碗飯，真不容易。只如茶不是茶、飯不是飯時，還委悉麼？諸仁者！即今在者片田地，事事見成水足草足，比世人火坑業纏輕便多少，總是佛恩浩大。但出家時不愁衣食，正好向鐮刀上、钁頭邊一心辦道，以真參實悟為期。若此處一念汩沒，便昧本來，便負佛恩。諸仁者！佛法難聞，善友難遇，當生難遭想、生慚愧想。世人病根起於只圖安飽，因循過時，一些些

境風吹來，便受人我嫉妒之害，不能作主，反將日來辦行好事都變成了業障，何獨到眼光落地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乃自哀哉！痛哉！莫說此話，尚高遠了。古人嘗曰：『袈裟下失卻人身，更可憐憫。』今日安得不一告報？時不待人，急須努力。珍重！」

南谷示眾。「出家兒貴出生死利害之家，非謂出兩片大門之家。似此五濁苦海、三毒家親，如何能一刀兩斷，得大自在？此大自在，其實當人箇箇本具，不假外求，只是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習氣所緣，如油入麵，纔說放過，瀑水橫流。所以佛祖立出種種安心法門，原非得已。且問：十二時中全被外物所轉，有一碗飯喫便要作箇體面，何況敝屣王侯？略罵一句，便自瞋忿如山，何況舍卻頭目髓腦？若云：我是出家兒，便說已脫俗了，當受世間供養，此處自欺，知慚愧否？空腹高心，果如《溈山警策》所說否？南谷道場轉禪已久，碗灶具足，俱是多生所基，恰好病夫過此聚頭，因茶開口，如何得不孤負此茶杯去？亦無別樣新說，只在從頂至踵一心辦道，放下世俗體面，苟安心腸，始不犯口轉心不轉之笑話。諸仁者！本分見成，辦道至易，只如今夜茶杯相較德山一棒多少？人人滿口，自問胸堂，莫孤負茶杯好。」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三

侍子興磬同門人興斧編

法語

室中正訓

佛有一語三昧、正語三昧、愛語三昧，學者先從正語入，將世味、道味劈作兩開，只要作得主，不為外物轉。立志既定，根基堅固，始有信入參究分。《起信論》曰：「眾生有自力廣聞取解者，或自力少聞多解者，或無自力因廣論得解者，或樂總持少聞攝多義取解者，雖以無思契同，必從聞解信入。」靈源曰：「法門有樂說者，以無言為非；有尚默者，以多語為過。皆據一知一見為局量，而不知無量之量為通途也。」具正見，建圓機，人忽倦普慈，如天澤無心，物均獲利。白樂天舉佛經同異問濟公，覺範代云：「方便智三言而已。一代時教，以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攝之。法之所本，要本于理而當于義，不必守名句以自滯。至于言謂之不及，而可以模鑄佛魔、了辨同異者，又未可遽言也。」永明壽曰：「解但為遣情耳，說但為破執耳。」情消執謝，則說解何存？真性了然，寂無存泯。一菴曰：「物各還其物之則，即是物不遷。」稱權無我，斤兩不爽，是則方便智乃本自現成者也。特人不能死盡偷心，而享此善用耳。

靈源謂圓悟曰：「學者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於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圓悟告大慧曰：「須防自己三業忽起。」此語最切。單方顯勝，撮弄筒子，氣急殺人，誤而可乎？

古人道德學問，藏於腦後，不露圭角，事不得已，吐出還吞。今人出一叢林，入一保社，纔見一隅，不能三反，竊得語錄上奇言玅句，機鋒知解，便逞口頭，惟恐人不知我之長處，是則參禪一回，止成得一肚皮我慢貢高而已，不知於生死上有何相干？嗟乎！末世凡夫，根器頑鈍，識見偏淺，立行不遠，操心非寔，中此邪毒，道聽塗說，永嘉所歎，莽蕩招殃，安能不齰舌耶？惟有當下知非，便許立地成佛。

溈山禪師曰：「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圓覺經》言：「事障理障。」何也？事本無障，以貪欲昏蔽而障之也。理安有障？以黠智偏執而障之也。銷鎔情識，全體自露。然自無始以來，習氣流轉，

便欲一刀兩斷，豈容易哉？故須以參究為事，提起此事，則一切自然放下，久久自得。
古人道：「愛之則是愛礦，棄之則是棄金。」此處指出甚難。一番烹煉，何故蹉過？依舊半青半黃，菽麥不分，安得不去自欺欺人也耶？即能遮掩得來作偽，心勞日拙，大可憐憫。言至乎此，皮下有血，能不猛省？回心自照，一掌翻轉，慶快有分。
昔之高人，浮雲富貴，淡於勢利者，不自名其高，故往往自寓曰懶。今學者入門未得一角，如何飾詞藉口放逸？切須警敏盡職，參學自勉。若是正人開眼，自然行起解滅。笑和尚曰：「人生下地皆有職，職盡方能無媿色。衰年本欲討閒身，不是百忙閒不得。」覺範禪師曰：「為學日益，百川浸灌也；為道日損，水落石出也。」苟非為學日益，又安知為道之日損哉？正氣曰：「損是損其情慾，益是益其正知。」故曰：「學事以成，務致用也。」學道者，自反至誠而已。果然徹上徹下，由此中行，則學事猶茶飯也，本茂則末自榮。不見道，本末盡歸宗。
或問曰：「理雖可以頓悟，習氣難以卒除。須盡今時一等倚混沌無記空者，便云誰見有習氣可盡，是否？」曰：「習氣不可盡而可化，故以學問為茶飯。若以差別言之，有必不免之習氣，饑必食，寒必衣，倦必眠之類，節之而已；有必當化之習氣，驕妒鄙倍之類是也。當仁不讓，見義不避，堅志不移，好學不厭，是亦謂之習氣乎？是不可以總殺總赦而混之也。上根大人超一切法之外，而遊一切法之中，正用時宜，彼不喚做習氣。樵夫十字街，何問中書堂事？且去擔柴，保不誤汝。」

示蕭小翮居士

高峰玅禪師曰：「紅塵堆裏學山居，寂莫身心道有餘，但得胸中憎愛盡，不參禪也是工夫。」秖為眾生情膠識錮，佛以種種方便如剝芭蕉，紅塵中汩汩茫茫無本可據，枯木崖前差路多，誤中執著，其病愈深。故學道人必須開眼、必須參究，從專門深入；不能專深，故令從疑處入。沒奈何，提箇話頭，大慧杲教人提狗子無佛性，博山教人提一口氣不來，畢竟向何處去？提此一句，即金剛刀一切截斷，人人自有迸破時節。紙盡且住。

示蕭虎符學易

逐今時之後，但覺動頤紛紜；推空劫以前，便覺杳冥寂感。智者互換舉之。新建云：「鐘未鳴時，轟天赫地；鐘既鳴時，寂天寞

地。」尚疑此耶？大小、長短、虛實，一切代錯。惠秉琦辨，豈逃此乎？程迴曰：「太極者，大中也。」《禮記》提為大本。《易》言：「成位乎中」，中何物乎？《宗鏡》言：「三種權中，三種實中。」又言：「五中道。」又曰：「中不定中。」又曰：「無中無邊。」曾疑此耶？此中之秩序條理，隨在畢具，隨物可徵。聖人表之變，變不變，神無方，物有則，全符如是。故知一不可言，言則是二。易以象數為端幾，而至精、至變、至神在其中，研極者知之。物格無物，知致無知，又何言哉？儒者人事處分，株守常格，至于俯仰遠近，(曆律)醫占會通神明，多半茫然。夫物物一太極，即物物一河洛，而信不及乎！宗門止提了心方便，而一切實法置為不屑。夫法住法位，五明一實，原自玅協，時人得少為足耳！惟易統之，以費知隱，以隱行費，即無費隱矣！逆幾于先，順理於後，即無先後矣！格物之則，即天之則，即心之則，繼之以法，因物用物，是真無我，大我至尊，深幾神哉！予行天下，鮮見有好學不厭者，高明既肯研極，邇靜正而遠不禦，神明默成，請從此入。

示侍子中通興磬

深幾之中，忽有悟入，此其一長，當一切以方圓圖通之。其綱宗曰：「秩敘變化同時，即華嚴之行布不礙圓融，圓融不礙行布，即費即隱，三教玅協矣。」汝復于象數有入處，正所以享其不墮諸數者也。公因反因，藏于此矣。天地人物，皆器也、皆道也，有法則而無情識，故曰：「格物之則，即天之則，即心之則。」故倚此秩序變化，寂歷同時之符，處處皆然，慾忿一平，發皆中節矣。易其可不學哉？所以破有無之說曰：「天無先後，中有條理。」舍後窮先，所以引人入勝地而變化之也。

示趙眉魯興翺，字藥雲

李翺為鼎州刺史，躬謁藥山，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急，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云云)。」

示魯兩吉興準

兩吉居士名哲，一日入青原，求更其字。愚者引抑之什字曰辰告，此謝安石所舉蔽三百之一言也。辰，時也，時義大矣哉！兩吉寂然感通，因禮而求取法名。愚者曰：「不見準提心印之為佛母乎？易以天地準變，變不變，損益時行，證惟心者，我即天地。然其深入，必在研參。」支公曰：「世可說兩，入三則亂。」信耶？疑耶？即從此研，研以專真，用以會通，是真所謂兩吉乎！因名曰興準，字研參，題辰告軒，願與天下時損益而言之。

示即幾興偉

惟深也，故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易所以極深研幾，而昌格適綸也。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中何物乎？時出措宜，而惡動頤，又何物乎？今人聞甚深則怖，豈悟深無深淺而止實哉！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以盡情偽。佛祖表法以最神，而因幾以盡情偽。《楞嚴》雙非非，而曰非即非離，又曰是即非即。何故多此一句？猶疑此即否。向上不傳，向下文長。折攝離微，此中難言。惟端幾可研耳。以不自欺入豁然。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猶嫌匝匝之波。即務養神，事同理舉，猶嫌屑屑之勞歟！幾失神明，欺則不能享矣。真疑即此立參，脫桶即此茶飯。能逃不能逃，汝自驗之，非干他事。

示山足興斧

靜住禪人舊事祖堂石谿大師有年，還里又炙西生大師，教乘滋茂，回互宗趣。今來青原，訊其本分，不昧疑關，以山足字更其名。愚者曰：「青原垂一足，住山唯鈯斧，且劈古今薪，冷灶自燒煮。」因命之曰：興斧。且問：揮八極、碎一切者，是何斧耶？不犯大軱，當門露刃，用了急磨。四顧善藏者，鈯何鈯耶？無上兩足尊與一足行千古，有同別耶？此處晏然無滯，則盡六合是青山，一切森羅供我之磨藏矣。深入一門，猶專煉通，擔荷保任，豈屬空言乎？勉之！勉之！

示中千賢監院

忠禪師云：「悟道易，明道難。」明道如禁蛇，人信其藥力咒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藥咒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此無他，知其故而不惑耳。《楞伽》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于自心，而起于分別。」或舉以問雲居齊

曰：「見自心遂分別乎？」齊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是以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此無他，《智度論》所謂善用其心者。博山曰：「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枷鎖。將以有念為有念，有情為有情耶？將以無念為無念，無情為無情耶？」一菴曰：「兩末三窮，遇緣即宗，用中猶不豁乎？」紫柏曰：「以四大觀身而無身相，所謂無身有事之雙超也。」以前境觀心，有心用而無我執，所謂因物付物之本空也。法外無心，即是心外無法。而法中之秩序，物則之差別，其可茫然混用乎？心本無體，神自無方，何更空勞穿鑿乎？銷礦成金，必資知識。此事盡時，乃享現量。安得絕甦發願，與定綱宗。

示非渠會書記

常念汝胃脘氣痛，須靜攝乃愈。今兼室安居過夏，事亦不煩。母論痛不痛，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古人謂一日不空過者，何故叮嚀耶？大抵一半自調養，一半自煉本分，自試薪火，偷心歇，天機活，比現更何計較？古人云：「心本無體，正用即得。」尚疑此耶？切忌靠著放憨語，錯認最是誤事。

示即幾偉侍者

薪火調御，動靜不失其時，法住法位，比量皆現量也。天機自活，偷心自亡，古今總是我底，真擔當即真解脫。如或未然，十二時中管帶切不可忽。處處回光，消歸自己，即是管帶。必有事行無事，何用更言管帶乎？善自調御，病亦不生。

又

體道集虛，處事平實為貴，不可認著慌忽，一切便流入莽蕩矣。及盡今時，惟在知有而奉重自己。閒居鼓舞，只以學問為茶飯，故曰：「戒懼是一刻之樂事，此超無學者之飛躍也。」學而不厭，是大聖人之隨緣放曠也。

又

「偉子且住靜，不見潛道十年之青膺乎？」臨濟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此時親受用著，不徒說鑊湯爐炭，眾苦不能到也。氈蒲團與汝。

跋宙輪宇矩說示山足斧

宙逝宇素，彌範綸圍，而無中無邊，享此條理中矣。歷盡理法界，煉事法界，乃享此無礙信解，行證火候，豈可欺哉？末流竊一句荒委，寧不唶唶？宇宙本一際也，真空玅有，玅協兼中，非窮盡者，烏可以言到乎？真心細心，即行布是圓成，混不得也。偶然簡出舊紙，正好吹毛用磨。斧子勉之！

命山足斧為浮山監院

浮渡為遠祖道場，兩宗一脈，杖人所最存注者。今吳山主一家同合邑來請，愚者以青原祖堂未畢，面依山主約，先發執事人，今命山足斧往監理其事。古人叮嚀悟心識法，止有一事實，行起解滅，豈復容一念離岐？靈源叟曰：「悟道守道，惟求諸己，而行道之時，一味捨己從人，自非等心死誓，則不能擔此擔子。」末流發願不真，輕浮淺躁，襲虛凌傲，動見眉目，又安望其和眾辦行，而成徑大傳遠之務乎？常住當家，公心為法，反躬先眾，不辭勞苦，所謂一行三昧，行之不變，自然感孚十方，則祖翁田地庶幾有賴矣！努力，努力。

又

悟道明道，只在一番打徹根本差別而已。行道難者，全在放下自己，與眾生一般，隨順中接引，而針錐變化之。故曰：「佛不住佛，而用大菩薩行。」

示當人鑒副寺

不自欺為種，以學問為茶飯而神化，則豈筆舌所可言乎？南泉所送一敘，亦言混沌與開闢為反因，但發至誠公願，統之而日用，隨薪泯火，自享深造，隨其更端，我皆得其所宜，而不為所惑。蓋有貫乎混沌開闢之中，而隨時中節者，忽為其波瀾所紛也。牧潛為天隱子元時禪師，其手筆乃覺範以後之一人，將來穿出，不可被混抹也。

示瑞如

廩山源遠流長，我杖人夢寐，為此一事，竺菴、笑峰二和尚相繼注神而未遑得遂。今幸時節開端，樹起梁柱，舊山田地次第自然渠水。我今出門，瑞如老成監事料理，自有壽昌主之。寶坊又近，但礪鐵脊，又何憂焉？古人化米化炭，桶箍自脫，破屋縮項，唱雪珍

珠，看是何等家風，豈使兩橛？固知三斤鑊頭斷然不相負耳。勉之！勉之！

示喪偶老宿

永豐程天修過訪陶菴，見喪偶老宿在葉聲閣上，禮大悲。熟視之，乃豐橋德幢主人也。愚詢之，天修曰：「二十年前修吾邑石橋，成四萬金功德，邑侯方旌禮謝之，彼必不受。又強之，遂夜不知所往。合邑作德幢菴，塑師像其中。後十年，師回知之，自推其像而去。今何在此？」愚者曰：「此多生藥樹之蔭乎？」天修請書之，遂占數語曰：「陽豐橋起，德幢不居。敝屣遠遊，天下吾廬。恰遇故人，為君道破。稽首大士，一葉聲墮。南郭嗒然，東方眉先。莫住龍老，請安眠。」

示侍子中履

物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為己；有力惡其不出于己也，不必為己。此物理小識之隨人集證也。託人問人，皆不犯其鋒芒，而以通幾護質測之，窮何所礙乎？時論以秩序變化，寂歷同時為宗，方圓同時，奇恒之府，即多是一，皆統類於此矣！神無方，準不亂。宗門多言神無方而準不亂，則以象數為端幾，而信倫理之為固然者也。但用之則在乎推行化裁耳。大凡推之于先，多屬洸洋；任之于後，則動頤而迷。兩頭俱抹過者，剔中乎中，不定中也，正明其時也。此中之秩序條理，本自現成，特因幾務而顯耳。格物之則，即天之則，即心之則，豈患執有則膠、執無則荒哉？若空窮其心，則倏忽如幻，故吾以莊子談虛無，而乃曰極物而止，以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佛亦是以費知隱，乃能以行隱費，但不露其金針耳。《炮莊》是遣放之書，消心最玅者，不執也，不計也，玅于藏鋒，無所不具，可細心看之。

與西峰蠡測澥靜主

古人所謂能超一切法，能入一切法，應病予藥，恰當竅腎，鏡照谷響，開門落臼，俱享眼明己，正為大自在，非傍水按葫盧，而以苟且唐捐也。叢林依止，以蓮池意整理接待，正是我壽昌不二家風，遇其人來，手眼不失。雲居行履話，寶鏡收場句，塵塵三昧，不動絲毫，詎容造作推諉耶？在事依法管帶，更享天然火柴頭。三斤鐵截卻玄玅，不讓人躲跟明矣！即以此院鉗鎚可也，勉之勉之！

偈

示劉若孩居士(并序)

知止是以夜而通晝夜者，格物是以晝而通晝夜者也。三反晝夜，尚有疑乎？既曰：「潛龍勿用。」又曰：「無所不用其極。」亦晝夜也。定乃能格致，格致是謂大定。以不用善其用，以用善其不用，用之中皆不用者也，尚有疑乎？如其舉一不能悱三，且從一門深入。

谷王非下，頂門無上。蘧粉中間，誰卓拄杖。蒭理相齒，物則知天。其神無方，別傳不傳。既以易證，就路履旋。一句畫前，須破重玄。止一事實，畢卻後先。三反晝夜，通因乎專。生成裁成，時宜乘權。日午三更，歷然寂然。

示王若先居士(并引)

萬物皆備于我，萬我皆備于物。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適來舉此，然疑作耶？且從下二句看。

一飲一蔭，思我然疑。公因反因，從來未提。幬覆代錯，掌不可欺。無我備物，中旁先迷。生死發藥，來處唯唯。分心分識，紗縠難窺。甕外運甕，治正兵奇。縣崖絕甦，大願綸彌。午會中天，消息偕時。核仁全樹，且請研幾。

示梁懿孫居士

見見之時見不及，物物不物休氣急。三科七大何郎當？薪火交蘆誰主張？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且問一切事，究竟堅固，那箇著力？噥噥空累優陀南，一嚏自不欺消息。

示廖生公居士

宇觀人間宙觀世，山谷狼藉三藏秘，是誰點燧照一際？不攀斷貫索凡例。柷敔訛傳疑啞鐘，韶舞拍板定不易，穿過千生未生前，桑弧蓬矢一囚地。方圓亦是栗棘圈，欣逢許劍真法器，跳出三籠隨類示，可破五雲書卍字。

示陳高也居士

無作無受報不忘，《維摩經》中己露布。蓮花法位三如是，窮子何乃復驚懼？四邊火起誰上車？虛空消殞歸何處？若疑且過趙州關，問事即得禮拜去。

示梁山甫居士

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莫贏其瓶，呼出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八角磨盤休沉吟。不取於相，亦不取非相。子午雙破，紅輪光放。《金剛》如是降伏住，書懋緩筋請平步。豁然大笑歸去來，簷下雙扉，不誤主顧。

示非渠會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以驢覷井井覷驢，從上直須破紗縠。曹山四禁非糊塗。

又

首楞珍重盡今時，寶所蓮花不負伊，磨淬金剛揮紫電，轉輪擊節是誰知？

示即幾偉

偉哉造化笑棲苴，不負其材乃丈夫。大屈大伸天煆煉，藏刀淬火看回途。

示山足斧(時己酉臘八日)

青原垂一足，住山唯鈯斧。且劈古今薪，冷灶自燒煮。

又命斧住浮山

浮渡棋聲在眼前，通天陌路讓誰先？石頭壁立常伸指，一斧供薪足煮泉。

為蠡測瀣維那更字

傳瀣(只在一滴)，吸上須彌背脊，鐵鞋踏乾重溟，莫教人笑蠡測。

除夕示中子興磬

念汝隨予學，環中竟左旋。冬春看兩度，頭尾筭三年。風送新花雨，詩將舊夢圓。沖之傳曆意，誰與問青天。

示當仁鑑副寺

岱堂三年瓦生角，淨居三年扶木杓。泥豬癩狗了尊貴，雪爐霜刃鋪禮樂。獨喜石頭裂出真肝腸，潛道青鷹展血覺。

示焦泉澄知客

真金本以火為恩，不閡無門四出門。久祝沃焦泉上頂，針鋒眼裏造乾坤。

示洞先山侍者

過水不是渠，覿面不是水。曹山當門劍，孝滿者善使。如何為洞先？將來慎牙齒。

示還子徵侍者

八還卻向無還者，虛空流汗天地啞。正淬金剛磨處藏，豈怕打殺四天下。

寄芥菴璨并杖人全錄

還鄉曲調露旛竿，納盡須彌已轉九，唯有杖門莖草在，待伊招手與人看。

示襄藏蘊侍者

石頭引汝吸西江，日用吾諧何處藏？看破漉籬還可賣，超宗亦不數襄陽。
十年劈出血肝腸，今日新硎何處藏？正顯罩籬神變化，一雙赤手舞風霜。

示王青蓮法名興詢，字南指

福城東際見文殊，須許南詢道不孤。樓閣指頭開復閉，急須穿過莫黏塗。

示林祖涵法名興雷，字蟄協

冬雪藏雷春莫驚，八風圖上自何生。此中見得無先在，九野重霄總帝京。

示魯維參法名興參，字靈注

靈源流注問參同，明暗回機莫倚空。主中相續須親見，毋擲光陰四境風。

示劉兆公，法名興奉，字曉藏

黃閣簾前奉者誰，三更天曉甚東西。多生鑄此當空鏡，藏在森羅十二時。

為劉寒竹孫取法名法周，字華始

縱橫卍字本周天，立地揆方統大圓。無首履旋何內外，此中包決在龍淵。

溪示

翠屏把住水雷奔，收入茶爐蟹眼吞，噴雪軒中肝膽句，西風為我掃蓬門。

示學者

一句話頭如鐵橛，百層水釜烹丹雪。冬關埋出一聲雷，驚風又涉花枝血。
一句話頭如鐵橛，壁立銀山四面絕。從中起一陣風雷，丹枕三更為汝說。
一句話頭如鐵橛，當風掃帚無車轍，誰能一躍上縣崖？舍命乘雲囚地絕。

棲霞和尚新定天開巖，遣僧展拜，兼禮笑大師龕

天開巖下合龍文，生死同條石火焚。今在西江流片紙，一爐燒作故山雲。

禮遠公塔

劍銼山頭慣放腳，雙關一帶同殺活。殘枰敲破通天眼，那問黑白落不落？

寄孫魯山居士

須彌頂上種青玉，縮作方壺供金栗。且引襄陽舞袍笏，愚公自笑移香谷。

寄吳湯日居士(時命山足斧住華嚴)

三一齋中白眼青，通晝夜灑甘露餅。憂患憂孟與塗炭，輓斷諼髁者何限。洗出浮渡一片石，三十六巖聽揮斤。白雲老挂先著堂，坐隱遠公棋道場。卻拓鈚斧期爛柯，從今沒奈旁觀何。

自讚

首山賢監院請

濯熱蓮花消永晝，笑煞觀河眉不皺。摩羅果拋擲掌中，拄杖放在背後，無所可用，乾坤消瘦。後來人切忌從壁上看，料定虛空看不透。

雙嶺淵西堂請

蒼天過水看三墮。右袂自嗤肩臂左。怪殺禮樂鋪在紅爐[竺-二+欺]。漫說當堂不正坐。多少人論量敝垢丹青，誰知它解衣盤礴贏？

蠡測海維那請

一張紙雲遮海樹，一拂子劈破鐵圍。忽然在西峰壁上，不覺垂此霜眉。換卻眼睛初不知，滾滾聽人隔岸揮。朱紫敝垢皆支離，不可便道是青原老古錐。

非渠會書記請

南北東西無所住，為甚走入芥子煙中去？木葉三毛勞顧虎，迸破面門誰得而相汝？

即幾偉書記請

白刃舞毫端，紅爐書卍字。世出世間，要且不識。三十年後，呿一口氣。虛空特地費丹青，且莫嫌寒山一帚敝。

浮山斧監院請

一杯浮渡，黑白未分前已露。須知袖手滿盤先，谷口傳聲，是誰常住？將以華嚴樓閣為毘目，故處依然，此藏軒裏，一指隨寓。聊且懸崖背後讓煙熏，休管萬世旦暮遇。遇則遇，還看席卷竿頭步。

當仁鑑副寺請

六合中間擲一拂，依然豎起殘楑柮。且問這個東西是何物？擊節一下答不出。雖許三拜掩灰塵，畢竟以何為它雪屈？

像讚

血畫接引佛

今古漫天都是血，無端浸破衣裳折。一雙窮相手長伸，腳下蓮花望誰接？

彌勒佛

雲頭墮在街頭掛，一幅包此人間大。樓開閣閉指尖閒，撞倒背後拍一下。滿布袋是甚東西？百雜碎無人著價。待問他時，有理難伸，但消得一個嗄嗄。

達摩

杖人常有些兒藥，留待他年毒達摩。祇為折蘆面壁，太煞捏怪。隻履歸去，一場懨懶。忽遇點睛者如何？崑崙粉碎揚秋波。

觀音大士

此一筆，當頭劈，蘭葉太軟，鐵線太直，衲衣下事，從來讚嘆不及，爭似泥塑木雕換飯喫。

又

第二筆，蒙頭屈膝，看他不出。不妨數九，不可打七。腳酸且坐斷虛空，冷風卻笑人獨立。

又

第三筆，通身濕，乾卻洛伽波，平地擲椰栗。千手千眼在那裏，依舊眉橫鼻直。

蒲團像

粉碎崑崙不問津，春風冷眼笑紅塵。漫勞雲裏金剛杵，一個蒲團到處尊。

送子像

楊柳灑水呼麒麟，寶髻放光如車輪。是誰蒿筆成五色？蓮花瓣裏乾坤新。

壽亭侯

金剛刀挂兩眉前，燈下春秋聽世傳。莫問本來何面目，且看血色濺蒼天。

鼓山永覺老和尚

不跨石門三十年，捧腹垂涕看蒼天。早知不肯打這破鼓，且樂得在沸鼎裏安眠。

天界浪老和尚

一張白紙放毫光，莫認紅衣與面黃。返擲依然在坐下，且認手中如意子，可是金剛王？

又

三五縱橫只一畫，千花萬石夢中抹。佛祖位裏留不住，白刃紅爐鋪禮樂。縫起來雙袖托孤，可怪是兩頭一腳。且道今日以何報答？震聲一喝。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四

侍子興磬同門人興斧編

佛事

七祖塌拈香

「曹溪逆流第一滴，兩腳登山衣不溼。卻笑落與不落，猶是階級。雖然廬陵米價，遇貴即賤，到底無人酬值。且看無影樹下荊條生，一任青天掃蕩建立。」

石頭遷祖像前拈香

「推倒南嶽，跌殺隱峰。一柄鈯斧子，至今常削風。但插三枝黃屑香，不妨註破你的參同。」

鈯補處縣天界老和尚真拈香

「鼻孔向上，齒暴當門。雪劍倒揮天出血，洞簾常捲月無痕。今朝送入青原鈯補處，斧斤風裏返香魂。」拈香，云：「只如這一爐香，不知是藥地燒杖人？不知是杖人燒藥地？聞麼？毒哉！」以手左右揮，云：「大眾退後，近傍不得。」

天界老和尚生辰上供

「橫身水火慰縣弧，正命如絲老托孤，一掌竹關逢債主，達磨盤子踏翻無？」看看杖：「人生也，三杯冷茶如何為他洗屈蹇？誰聽貓兒囚地喊？九龍一口吐江湖。」

臘月十三日，七祖忌辰上供

「千年一臘不曾忘，晴放毘盧背後光，巖下梅花齊報喜，殿前二桂久昌昌。不肖初忝祖庭，無能為獻，聊以荊條來掃地，古爐倒插一枝香。」

臘月二十五日，石頭遷祖像前上供

「山中傳下無虛實，是生是死在今日。雲門臘月二十五。」遂與一掌，即三十酹茶，云：「從今記取，年年一滴。」

正月二日七祖生辰上供

「無死生，至今生。本地劉村記下。今辰二月二，當中春，攀條拂地飛香雲。且道腳下濟濟，以何供養？天在山中青不改，桃花松桂四時新。」

二月二十三，設潛夫府君位上供

「我父晚徑十五霜，公因反因開天荒。中五旋四縣天綱，準不亂享神無方。晝夜生死歸大常，層樓奧室陽為堂。井瓢灶火傳燈光，生生本無生，代明而錯行。今日青原燒此香，時乘午會當闡揚。別峰酌水朝故鄉，供養萬世恩無疆。」

母吳太恭人忌日燒香

師云：「忽然四十有三年，孝滿曹山發酒顛，今日西江烹雪水，不知忉利是何天？吾母太恭人秉蓮池戒、受博山乳，總是三一之淵源，孤兒撞入天界毘盧閣，拈出四大性，自復了卻金字華嚴。昨夜通兒忽到，言及一喝，嚴背芝產甘泉，十孫具足清芬，八十念此天邊，又定建報親菴于觀音巖前。且道此處以何為供？恰度了剏草僧一員。」

笑峰和尚龕前拈香(時倪止先請回白下)

「特地重開七祖顏，五年冷笑碧潺潺。今日逼出鰲山弟，暨把黃荊一字關。噫！」

起龕

師以杖打圓相，云：「見麼？葉落冬春無去來，荊條有口沒安排，太陽山上歸根處，刀斧知恩砍不開。秖如我笑峰和尚，江東夫子，內紹靈苗，末遇杖人，舍身藥樹，熄邪一吼，敁西震東，瓶洒西江，重顏七祖。金鳳宿龍巢，別峰無非玉殿；麟角藏水牯，出關仍唱還鄉。毘盧有父，全身室內不知；獅子教兒，返擲終歸本位。萬古之微猷不昧，寶鏡之奉順昭然。有於此見得透者，立處知恩報

恩；如或未然，直須途中竭力。即今法嗣載上青原，血胤請歸白下，玄沙報父，羅[目*候]克家。此一往反，旁觀不識，正因有在，智者撫心。且道正起龕時撫心一句作麼生寫照？正命靈光亙今古，負天一笑五雲中。」以杖敲，云：「起！」

紹宗堂為笑和上設供

隨擲蒲鞋已六年，棲霞風雨到青原，相牽水碓舂新米，斧劈柴頭冷灶煙。便拈香，云：「不用叫蒼天。」

笑和上衣缽塔成設供

師云：「霜曉翠微白，日落黃原紫，案山無縫塔新縣，年年一杯古澗水。大眾！看看笑老人開口麼？是誰？禪床震動，尚勞挂齒。」

為不薟務芝穎化禪師起龕

惟我芝公，織芒立地，水凌加霜，信手吹毛，刺天出血。少年隨隱石船，早被嚴菴逼出，遍蹋諸方不顧，乃脫桶于青原。正謂鞭岳轉風，不意抽身太早，病中水火正急，讓你笑傲一春。午時四句，臨行還塞高峰一問，且問白馬曇照之苦苦，何似大梅鼯鼠之唧唧？青原大眾為君結舌，還識得此晴空霹靂麼？老僧則更請芝公趲出涅槃堂，為天下苦心人一場痛快去也。

舉火

瓦針艾團，自己勦絕。更有火柴頭，為人須為徹。千生哭笑太淆訛，到此用得用不得。然則芝公粉碎一句作麼生與人受用鄴？鷓鴣原上火燒碧，待月溪流常不歇。

設供

閉門風雨相看啞，倚柱雷霆亦不聞。豈非蕭江相見一絕？看不盡時皆壁立，到無餘地一潭收。豈非梅陂相賞一絕？青又菴裏幾月苦茶，今日面前一杯噴雪，不如仍舉碗撻丘，作供親切。旁觀者痛笑老人失卻靈芝骨血，我則謂即今一問，脫穎尤捷。噫！眼淚落也，復有何說？象石橋流，為汝嗚咽。

移鐘版上中五堂

玉界金繩，千聖不越。今日從左手向背上一槌，不妨奇特。天地聽其指揮，狡狐聞之膽裂。將謂頑銅斷木，儼然金口木舌。且道超出人天號令，人天移將來，不移易一絲毫，是何等恩力。擊鐘版一下，曰：「前後際斷，天然中節。」

為泯菴心維那起龕

維那一生鐵脊，青原累汝兩冬；釣臺凝翠亭間，龍洲劍挂眉峰。一病待我武功來，送汝夏月水條風。我到單前問予：「作麼生？」曰：「一切不煩常住。」我問：「生平底事到此何如？」曰：「惟乞和尚一把火。」維那今日藉大眾手，更為汝拶出遮窠臼，直令黃金骨照青山紅。

舉火

橋下水流何浩浩，藥籠風割夏枯草，且看脫體無依亂，石場驚起鐵牛啷。束槁以矩打圓相，秖如生死不道，大眾如何證得此炬恩力耶？圓光直徹威音前，爍破形山誰是摩尼寶？

入塔

指骨。云：「泯菴維那一條硬木，風削千章，撞著青原，劈碎宮商。生也，鴈字過江；死也，劍倚天長。全身送入青青裏，不似人間釘野椿。大眾！到遮裏轉位回身一句作麼生吐氣瞥？」以杖擊地，云：「大地一彈皆起舞，萬峰雲裏響飛泉。」

為曇白御禪人起龕

笑雙二老處六年侍者，撞到青原一年結款。曇白！你高峰一句罷參了也，只可以勦截臨行風雨策勵，不可讓人漫道白髮龍鍾送少年。

芝穎大師忌，無門師設供，請于塔前拈香

翠屏背面千秋綠，恰將老人衣塔藏靈骨，今日芝公死也生，無門逼汝伸雙足。師一笑，友一哭，旁有嚴菴鼓一曲，誰知碗躂丘，迸碎蒼龍窟。大眾！澆此一杯穀雨茶，看見芝公為人漱口麼？

祈雨拈香

一滴甘露瓶，從來不著價。囑付娑竭龍，為民護苗稼。百尺深潭飛半空，中間起雲四邊下。

為知客幻菴慧舉火

永嘉過嶺幾冬春，滑到青原了此因。去冬末後句，咄咄莫欺人。一病四旬，竟不呻吟。豈待如今，來問疏親。且道翻身向何處去？依然劫火橫身。

為侍者夜露舉火

相隨十六年，一拙送汝老興曉。如今曉了，將謂是禿帚撒花，秖引箇火牛啣草。

為大覺菴知客元長入塔(以虎終)

卓杖，云：「看見此公一場奪食，徹骨流風麼？慧消平等，善長歸元。行腳一回，幾緉草鞋生耳；復還故處，栴檀瑞像偕來。護木又而享三昧，佐大覺以接十方，末後一著不妨驚人。今日拶到此處，今古同參，渾忘主伴，江濤山月，供養千秋。且道：咬斷命根，入穴得子，又作麼生呵氣噇？試問長沙岑大蟲，牛頭何引祖師怕？」卓杖，云：「吽。」

九月初七日，天界老和尚忌辰上供

重陽節到霜風飄，眼珠秋水嘗滿瓢。三百首詩不容人見，蹋翻盤子半字無交。半字無交，為甚年年此際觸著今朝？燒香云：「啼笑難分總一燒。」

為幻菴慧知客入塔

作圓相，云：「環此蒼蒼誰出沒？投林入火空杀杀，雖則師子座前少一擲，無縫塔裏添真骨。又且有伴同歸，誰信黃金一國？既到此處觸著，聊將何語證痛耶？不須重與解連環，黃葉滿天啼不足。」

荊樹下建新禪堂上梁

青青煉就真丹土，荊條鞭作金剛杵。順水把關，從誇雙象，須信截流，在此伏虎。試看縱十八，橫十五，劈碎虛空，天然規矩。漫說功全憑一斧，且道今日，如何喝采？天明向上只平看，千手同心一時舉。

藥樹堂成挂鐘版

師云：「新堂古法，時至舉揚，號令人天，鉗鎚佛祖，只須從遮一下證入，即從遮一下粉碎。」乃擊鐘版，云：「灼然不移易一絲毫許。」

禪堂安文殊菩薩拈香

漫疑黑豆未生芽，開閉樓頭眼易花，莫戀福城東廟住，忽然垂臂怎酬他？燒香，云：「大眾！文殊菩薩來也，在山僧指頭上作大獅子吼，鑽入諸人頂門，從腳尖上出來道：恭喜！恭喜！一箇箇立地成佛作祖去。見麼？且道如何酬他？」乃彈指一下。

聞三宜和尚訃上供

面未相識，天外回頭。多勞寄信，以沉為浮。共道西湖舞棹，三寸離鉤。休休覆卻虛舟。聊獻一杯寒澗水，雲中開口滿天流。

竺和尚訃至設供

骨肉雖同門，一生不相識，方期南浦會，撞倒海波泣。炮莊頭上太煞逍遙，三彙灰中依然未集，今日聊烹雪水，恰是除年蘧粒。伏惟法兄和上來中五堂，破口一吸，顧左右云：「見麼？哭不及，笑不及，是誰嗅著些氣息？」

小年供西歸日，送眉菴秀和上(木主)入祖堂

刮地剛風，祖庭水冷。眉菴和上于兵燹裏扶起剎竿，鎔銅浴佛，騎殿當門，捨骨掩泥，披鎧出岸，恰是五逆聞雷，吹光度刃，不妨鼓鐵綽板，唱大江詞。有時穆滿駕八駿，固令汲冢放光；有時紀信乘九龍，換卻重瞳叱吒。奇哉！魁壘足勝赤幡，移步龍須豎拂，臨行筋斗翻空，繼聲塗毒鏗鏘，好聽祖堂合奏。今請入此大香爐中長熏鼻孔，露柱與古帆稱賀，有伴即來；倒荊與雙桂同拈，望峰作禮。

且道長熏鼻孔作麼生一句為後人通噓耶？普供西歸冰臘水，眉毛尚饗剔燈看。

設供

瞎驢滅卻，粒米何消？此中無位次開交，古澗寒泉一度澆。且問：今日在何處與前後放光瞽？遂爇香，云：「燒！」

掃廩山忠祖塔

磨得青萍倚石眠，拂衣而起金剛穿，十年冷地疏泉源，塔頂再紅白日圓。且道今來一掃，將以何者了此時節因緣？確然卓筆衝蒼天。(廩山孤立數百仞，舊題參天一筆。)

掃壽昌老祖塔

鋤破好山，翻身跳出。西江頂上，吞吐霹靂。炎午中間，開宗第一。卻讓不肖兒孫，苕帚上五花八劈。且道以何酬恩力耶？一莖草上千秋碧。

掃二世見如老和上塔

關中迸出一聲蛙，指據青天掛彩霞。二十年不動聲色，立此山家，白雲谷口多少手。又，今我重來苔逕綻，千生只潑一杯茶。

為竺菴和上設供

同門雙眼不識面，載回南岳舟中見。重來師表堂，雙手聊一獻，且喜多子塔，錦縫披金殿。到底功成不處返毘盧，且看屋痕光閃青霄電。插香，云：「正恁麼時，還在南岳？在壽昌瞽？」古爐再插三檀條香，雲：「覆卻娑婆遍。」

為雙峰和上設供

咬指流胸好兄弟，南岳西江一口氣。黃龍背上留藥地，重來毘目開不閉。無開閉，松枝掛劍霜風礪。

為其天和上設供

竹關一聲，奉送石耳。飛鳶過嶺，空傷腳指。雖然坐斷是非門，換手槌胸今未已。靈苗栽石長新枝，且澆萬年橋下水。

到長慶為空隱和上設供

騎牛入佛殿，貪程不覺曉，末後一聲不辜負，回頭擲杖山山好。金輪白氣信夙因，華首海幢乘月笑，等閑坐斷準提壇，金殿重重彈指造。七箇蒲團懶道場，鍬鋤櫛栗又手笑，且道青原智行者，到此以何為供墫？從誇鄉果荔枝紅，滿林古幹青相照。

掃鼓山永覺老和上塔

金雞啄破碧琉璃，棒下翻身為甚疑？不跨石門穿過也，掀天吞海有何奇？如我鼓山永覺老和尚，人人盡道九峰岳降示金剛師，壽昌嫡骨，午運總持，是誰見他鎔銅淬雪施禮樂？又誰知他移山喝水嬰兒嘻？不免五千鈍置黃金鎖，八十棒腹嗟瘡痍，最後留毒龍擺尾，換人錦縫丹青圍。多生此生信啼笑，千里一埽誠萋萋，卻笑何必來打遮破鼓，也是沸地墮枕齁。此時且道：今日承何願力當得供養墫？海潮歸岳頂，渴筆蘸天池。

報親古航和上塔前上供

一航舞渡無今古，兩岸中流都不住，人人盡道是博山滴乳。按其生平，不打遮鼓，滴水滴凍，為著何來？寓言答問，誰知辛苦？磨碎五位蘿粉圖書，煉人垂足只是一斧，獅狐齊掃放龍光，問取報親菴露柱。秖如今日上供，還道得甚麼好墫？究竟無語。

到武夷石屏掃東苑老祖塔

烹壽昌乳，令夢筆吐。盡謂海底吞龍，又道巖邊嘯虎。多少人望崖而返，自問雙蛾長幾許？遮莫來打瞎悟門。別行一路到遮裏，大王峰、獅子峰立在兩傍，石屏巖、定命橋白雲封住。不肖兒孫遠來一掃，又作何句？九曲千秋流不去。

東苑老祖像前上供

撞壽昌之牢關，奪博山之險砦。向在石屏巖下二十年，也只為著推倒趙州，莫作怪。今日一杯白水，欲望受供，未審以何為驗耶？

咳！便插香。

廩山上梁

「木頭不解語，指出天心柱。澗水滴碎五更鐘，半夜雷雨為伐鼓。北窗石壁，直塞青霄。南抱岡陵，為我分土。一枝夢筆，偶爾揮空。莖草剎竿，一時橫垟。」以拄杖擊梁，令眾起云：「大家看取是甚東西作主。」

天界老和尚生忌拈香

「神前臺盞，紙灰供養，後世批毛刮髓，只得者滴眼淚。」拈香，云：「影裏傳聲，生生晦氣，且道將牛糞作香燒，畢竟為著何事？年年臘月下一場雪，梅花迸破山門翠。」便禮拜。

嘯峰大師訃至設靈炷香

「半生倪夫子，七載白雲庫，劫火入杖門，棲霞只一步。樸菴遞參改笑峰，不覺一笑天地通，熄邪之雷不可少，捄東震西一莖草。青原鈚斧破虛空，笑趁蒲鞋一齊掃，竹關三載感雪恩，濺血迸碎玄黃門。今日香爐安得不倒地？倒此灰堆如何出氣？啐！」

天界老和尚周忌拈香

「黃花剛謝西風吹，鷓鴣依舊三更飛。自從刀頭撞倒太平攔路錐，十年并作一年啼。醍醐毒藥塗虎皮，托孤異類哀支離。」以香熱爐中云：「即今不得喚作燒香，不得喚作詩題。烈煙觸著傷心處，不是傷心人不知。」便拜。

先老和上忌辰拈香

師云：「風風雨雨近重陽，歲歲朝朝一斷腸。恰有汐林寒澗水，曹溪嶺背點蒿湯。無色味，不聞香，此毒何人肯再嘗？」

為五中兼禪人起龕

師云：「五中禪人半生屹巢波吒，末後孤危壁立，十三年前許了天界，卻在汐林八箇月拌命酬直，秖為倒卻剎竿一句塞斷咽喉。」

「五中！你如今了也，送汝烈焰斜陽看佛日，從今燒卻無生窟。」

舉火

師云：「西風急，蒼煙直，四面八風吹不入。」以炬打圓相，云：「萬里神光破碧飛，且得通紅，痛快金剛骨。」

壽昌其天和尚訃至設供

師云：「煖多變雨北風怒，又聞吹折黃龍一枝樹。壽昌主人重過飛鳶嶺，途中撒手來時路。雖道不同條，隻履何嘗有來去？莫問其天，法兄向何處？今日一杯溪澗水，且荅十年燒佛句。」

為敬梅老僧火

師云：「汐林多年飯足汝口，百不會中撞彩也有，直等到烹雪堂裏，許多人來轉雨為晴，大家出手。」舉火炬，云：「者箇火把能成一切、能壞一切，且道不受成壞底在甚麼處？」擲炬，云：「只問金剛心，決不隨他走。」

跋

孔子集堯、舜、禹、湯、文、周之大成，藥地老人集諸佛祖師之大成，時也，非人也。孔子時無諸佛祖師之教，故集堯、舜、禹、湯、文、周之大成，而諸佛祖師之教寓其中；老人本傳堯、舜、禹、湯、文、周之道，轉而集諸佛祖師之大成，而堯、舜、禹、湯、文、周之道寓其中，時也，非人也。教以時起，道以時行，何莫非異類中行乎？何莫非因法救法乎？何莫非乘午會協兼中乎？杖人翁於刀兵水火求天下，大傷心人為之托孤，老人南北兩逼煨火，捨身不二，破籃莖艸，遇緣即宗，是天地因時而生老人，復因老人之時而生杖人，可思議哉！夫時之不得不病，病之不得不藥，藥之不得不就醫王也。一橛者一橛，昆侖者昆侖，別路者別路，無記頑空者暗癡膠執，標幢鬥勝者莽蕩滑疑，惟以不立文字為了涅槃，不以不離文字用窮差別，卒歸護短強勝，妄執愈增差別，未明涅槃，亦未曉佛祖，冤乎哉！老人之時乘也，以無我為過關，以不自欺為薪火，合尼山正示、鷲嶺大過、漆園旁擊而一之，明乎公因、反因、正知、遍知，證此五位天然秩序、寂歷同時之大符，所謂透過向上，打殺向上，同患盡分，決於中節，然後知醫王集大成，而後

能應病予藥也。如或專提向上，則赤子之惡亦善矣！礦土之善亦惡矣！赤子、礦土非惡也，不當乎理，不適乎用，善而不得謂之善也。興磬向侍青原，兩閉冬關，父子恩深，刀斧莫入。亥子之交，守櫬五雲，苫山瓦燈，重蒐語錄編之，歸而藏諸浮山。時主席浮山為吾法兄山足大師，觸著痛處，急願流通。既成，浮志之餘，共襄剞劂，相與拍掌而喜，謂老人為杖人托孤，即為諸佛祖師托孤，即為堯、舜、禹、湯、文、周托孤，實為孔子托孤也。火焦露日，枯筍生光，時也，非人也。繼而悲，謂以此報前之大傷心人，復以此望之天下後世之大傷心人。識法者懼，知音者稀，時也，非人也。藥地侍子方中通法名興磬百拜敬識。

余觀從上聖人，未有不處困而亨者。尼山統仁知而不得其位，老子談道德而未廣其傳，釋迦證真常而人多不信。然而三聖之法，至今塞天地不衰，誠所謂處困而亨者也。至華嚴五地菩薩，具無量智，現無量身，說無量法，寓仁義道德，忠信節孝，及醫卜 曆數，皆歸真常，又非恒等所及。吾師藥地老人，臨難捨身，踏完天地而歸不二，窮盡一切而乘中和，以大才而成大孝，移大孝而持大節，全大節而秉大願，總持三教，烹炮古今，歸于鼎薪，非現五地身而說三聖之法者歟？非處困而亨者歟？末後受囑于杖人翁，擔荷曹洞大法，計出世二十餘年，說法多處語錄若干卷，位白兄于萬安患難苫次中，編輯成帙，此又以處困而亨者，為刀斧不開之一證也。斧奉老人命，住浮渡華嚴，勉力既成茲山之志，復與位兄謀為語錄流通，因緣時節，或自有在，庶不負老人因法救法之苦心也。

時丙辰重九，吉州門人興斧百拜敬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